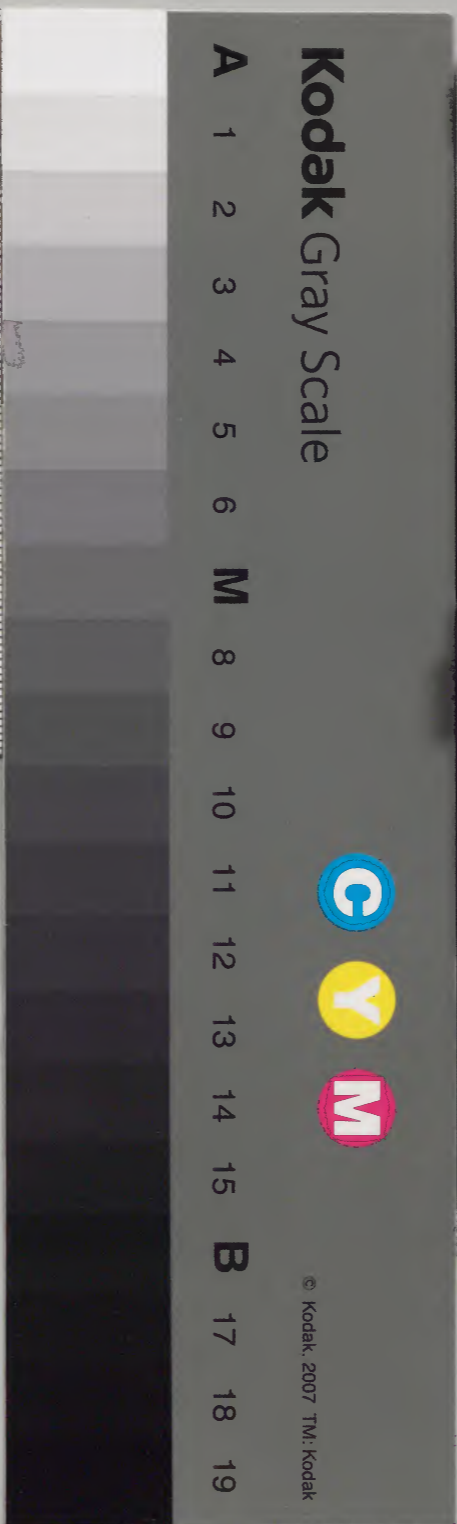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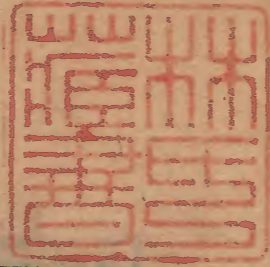
列國志傳

七



庫文閣内	
番號	漢 . 3249
冊數	12 (7)
函號	308 236





壯念
須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七

起自周匡王元甲寅至真定壬午年

按魯瑕丘伯左丘伯春秋傳

秦哀公設會圖霸

且說秦哀公既歸本國召集群臣商議曰吾秦自穆公大霸西戎以來數十年僉諸侯降服自穆公已死霸業遂衰權歸晉楚吾每思之秦自潼關以西地方八百餘里天下形勢吾為第一况有雄兵百萬文武協心既不能恢紹先業而霸天下安能過晉越楚東

手以受他人之號令哉。卿等有何妙計。獻與寡人。丕
振霸業。奪得中國盟主。吾必加官重賞。共享富貴。道
猶未了。左班中閃出一大夫曰。臣有一計。管教盟主
之柄。唾手歸秦。衆視之。乃景公之弟。公孫后。字子鍼
也。哀公曰。叔父有何妙計。愿聞其說。后曰。當今晉彪
平公無道楚圍靈公失德。中國往來諸侯無主。大王
誠能議設一會。令天下諸侯來赴。待其俱入潼關。伏
兵四處。挾其各立降秦文字。議定朝貢。方許還國。有
不從者。就座中擒而斬之。誰敢不服。哀公大喜。便差
使臣布告列國。約其赴會。子鍼又曰。動無名義。鮮克

有濟。昔者齊桓晉文。能總九合之柄者。以其上挾天
子之令故也。今日此舉亦宜奏聞天子。請傳聖旨。然
後方能號令諸侯。公曰。設會定霸。乃秦一已之事。焉
可上請聖旨。子鍼曰。周室微弱。政令不行。自五霸之
後。列國朝貢。歲無尺寸入。周今日此會。詐稱闢寶之
會。先請聖旨。告列國諸侯。不拘大小寶物。皆要赴會。
闢明。然後收集。貢于天子。於是上不失尊周之義。下
不得專會之名。天子既許。吾設會。則天下諸侯。誰敢
不赴。哀公善其說。遂具表文。差子鍼入周請旨。子鍼
領表。逕投洛陽。來見天子。時周景王在位。子鍼呈上

闢室
之會
各義
不正

表文具奏前事。景王覽其表曰。

其表臣秦鎮

羸智

稽首頓首。

上奏。臣聞禹開九

州。據土產。俾貢方物。周封列國。總乾綱。令貢朝儀。夫何東遷以來。王政不行。五霸去後。諸侯愈叛。禮樂征伐。每每出自於諸侯。異寶奇珍。常常欺罔乎天子。臣聞其禍大者。而機微。厥患顯者。而形隱。今日雖曰不供不貢。異時安能保其無楚莊問鼎之志哉。臣僻居西土。力薄邦微。然荷先王分土之恩。懷陛下隆遇之德。不能無悼于斯也。所以冒進微言。敢干天聽。伏望陛下斷自淵衷。下絲綸而

許臣糾合。丕振

皇武。頒旄鉞而賜我匡扶。臣若

不能糾集群侯。聚貢寶物。則甘心就戮。罪尚何逃。

臣無任瞻

天仰

聖。不勝戰慄之至。

乾綱
解紐

景王覽罷。喜不自勝。曰。有臣如此。則吾東周有主。何惜一道詔書。而不許乎。遂差使臣賫送白旄黃鉞寶劍金牌。並詔書一道。往秦宣詔。子鍼謝恩出朝。即日與王使來咸陽。哀公聞知。王使來至。俯伏聽宣詔。曰。龍困淵潭。必有雲屯其上。虎蹲峻險。豈無風聚其中。伏惟國家。遇運厄之秋。值紐解之日。霸令不行。朝貢不入。每悼于斯。嘆無良策。咨爾秦侯羸智有

志尊周。誠可稱羨。今命使臣賫到寶劍一口。金牌一面。白旄黃鉞。賜爾施設。候在邦國來朝。功成政舉。重議封賞。詔書到日。敬此施行。

哀公望北謝恩。厚待使者。遣歸。又問子鍼曰。天子已降詔許我施行。必須在何處設會。方成此計。子鍼曰。臣觀關中地土寬平。廣濶無如驪邑。驪邑即今陝西西安府所轄。宋朝改名曰臨潼縣。後世遂謂之臨潼。

宜在此處設一大會。號曰闢寶之會。埋伏大兵于金斧山下。金斧山在臨潼縣。先遣使臣傳檄通告列國。約在本年三月朔旦。各要重寶前來赴會。

好個
逼立
字法

醜寶
可笑

闢明以獻天子。其不赴者。則挾天子之旨。而征之。其來赴會。逼立降秦文字。有不從者。隨即擒而斬之。此時入我圈套。進退無路。誰敢不從。哀公大悅。便寫檄文。遣使通告列國。却說秦使來至楚國。將書呈上靈王。靈王折開讀書曰。秦鎮諸侯。羸智敬奉大國。天子

之詔。約在本年三月朔旦。會天下列侯於本邦驪邑。設一大會。名曰闢寶之會。令天下大小諸侯。各要奇珍異寶。前來闢明。如有失期無寶者。許孤征伐。今特遣使告知。伏望至期不爽。

周王景王五年。正月上朔。羸智書。

靈王讀罷。令使者暫停館驛。姑容商議。使者辭出。靈王問于群臣曰。秦侯此會其意何如。大夫伍奢曰。秦設此會。非是闔寶以獻天子。特假天子之名。實欲設計。以釣天下諸侯也。王曰。何以知之。奢曰。天下形勢。秦得其一。地寬八百餘里。兵聚百有餘萬。每欲吞併中原。只憚晉楚相救。今誘諸侯。俱入關中。其峭函峻險。埋伏大兵。諸侯聽其約束。則留命歸國。其不從者。必陷其計。此行若聽其說而赴之。是謂以羊投虎口。安能免其無患哉。王曰。然則不赴何如。奢曰。楚方欲霸天下。若不赴此闔寶之會。是又見怯於秦焉。可不

赴。必得文武材全之士。以保王駕。一則不示怯于天下。二則可以制服乎強秦。如此方保萬全之計。靈王連問班部中。誰敢保駕多少豪傑老臣。無人敢答。惟右班中。一少年將家。生得身長八尺。虎背熊腰。連聲承旨曰。臣敢保駕西遊。不知此人是誰。

批 以輔之權由此而

玄象岡下莊打虎

衆人視之。乃荊州監利人氏伍舉之孫伍奢之子。名負字子胥。年紀未滿二旬。然兼通文武之能。深達古今之事。靈王見子胥精神聳異。音似洪鍾。喜不自勝。

壯哉

批語及國志傳 卷之七
 曰得卿從駕孤復何憂但楚為大國無一件奇異之寶焉能赴會伍貞奏曰有臣在駕下何必帶寶赴會但請保得大王萬全歸楚足為大寶靈王大喜即日備駕帶數十文武與子胥入秦赴會行不數日即至潼關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時晉平公齊景公先至關下靈王前來相見俱各要入關齊大夫晏平仲進曰秦人虎狼也不可孤入暫屯關下候眾諸侯會集然後方可入秦三侯然之居數十日列國諸侯漸漸來至楚王迎入相見共有一十七國之王不知其十七國諸侯却是誰人且聽下文詳說

又有
 早行
 人

- 第一鎮魯國昭公姓姬名稠隱公十代之孫
- 第二鎮齊國景公姓姜名杵臼僖公十一代之孫
- 第三鎮晉國平公姓姬名彪獻公十二代之孫
- 第四鎮宋國元公姓子名佐穆公十二代之孫
- 第五鎮衛國靈公姓姬名元桓公一十三代孫
- 第六鎮鄭國定公姓姬名寧莊公一十二代孫
- 第七鎮燕國簡公姓姬名敬召公畢二十九代孫
- 第八鎮吳國太子姓姬名光吳王壽夢之孫諸樊子
- 第九鎮越國諸侯姓夏名允常夏少康二十八代孫
- 第十鎮楚國靈王姓芊音米名圍武王八代之孫

第十一鎮蔡國靈公姓姬名般蔡昭侯一十二代孫

第十二鎮曹國武公姓姬名滕桓公一十二代孫

第十三鎮陳國哀公姓媯名弱桓公十三代孫

第十四鎮滕國悼公姓姬名寧

第十五鎮薛國獻公姓任名穀

第十六鎮許國悼公姓姜名賈

第十七鎮莒國著丘公姓已名去疾

第十八鎮秦國哀公姓嬴名智穆公五代之孫

楚靈王既與一十七鎮諸侯逐一相見各序爵位而

坐楚王曰秦伯奉天子聖旨會俺諸侯聞寶約在三

象山
中出
老虎

月朔旦取齊今者公等既集合入潼關不可違却朝
約諸侯各各俱要入關止有吳國公子姬光兩眼交
淚不敢上馬靈王問其因由光曰吾奉父王命令帶
珊瑚睡枕前來赴會及至玄象山下在陝西渭南縣

被強寇展雄劫去寶枕今且無枕焉敢赴會靈王聞
說默思無計忽哨馬入報有玄象山下強徒攔住去
路要截十七國之寶物為買路之資眾軍不能前進
靈王大怒曰吾等乃堂堂中國諸侯聚寶朝王焉有
強徒敢阻吾路令取紅錦戰袍一領懸于大寨列國
之中有能擒得展雄來歸者即以錦袍賜之道猶未

了齊國公子姜鐸出班愿往諸侯大悅賜酒三盃披掛出馬更不移時敗兵回報公子姜鐸却被展雄生擒歸寨諸侯聞知俱皆失色靈王再問誰敢出馬殺退強徒鄭國部下閃出一人身長九尺膊闊雙圍進前愿往諸侯視之乃魯之卞邑人也官爲鄭國中軍都尉姓卞名莊也諸侯又賜酒三盃親披掛出馬鄭定公聞展雄驍勇恐卞莊有失遣下軍都尉管豎引兵以備接應卞莊拍馬行不三里至于關下只聞咆哮之聲振動地軸小軍回報前有兩虎相爭一牛橫阻於路不能前進卞莊大怒下馬便欲搏虎管豎止

曰二虎相爭一牛其威勢正猛遽要搏之必激其怒不如暫停少刻待其爭鬪力乏必有一傷者然後乘勢而搏無有不克卞莊咬牙嚼齒立俟片時二虎果然爭鬪力乏兩蹲于地卞莊見其勢息奮起平生之力搶入虎群右拳打落大虎左腋挾住小虎坐壓于地連打數拳其虎立死大虎見小虎被傷搖頭掉尾欲噬卞莊卞莊突進虎背雙拳一撐大虎倒翻岡下衆軍大喊一聲爭先來刺其虎畢竟死于岡下此卞莊一拳打兩虎之勇處後人有詩爲証云

驍勇雙拳毆兩虎

雄威一出冠諸侯

字會
抗活
虎

卞莊從此聲名振

玄象山前播絕儔

卞莊既打兩虎。衆軍喝采望前而進。展雄果引草寇數千名。儻住去路。喝問來者是誰。留下買路金帛。卞莊視其旗號。却是展雄。乃高聲對曰。吾乃鄭國都尉。一拳曾打兩虎。卞莊是也。汝乃無名草寇。焉敢儻我。諸侯劫吾寶物。若不獻還。玉枕列開大路。教汝一命不存。展雄聞說。更不打話。拍馬直取卞莊。二人戰不數合。雄詐敗。卞莊勒馬後追。展雄輪起九節銅鞭。回身一打。卞莊口吐鮮血。翻於馬下。不知性命如何。

批。搏虎之勇。及展雄一鞭。

根不

柳盜蹠辱叱秋胡

卞莊被鞭打落馬下。展雄向前欲斬。卞莊管豎殺出力救而歸。諸侯見卞莊吐血而回。各各面面相覷。無計進前。靈王又問一十七鎮人材。豈無豪傑之士。束手受制于一強徒乎。有能退得展雄者。卽將珊瑚玉枕賞其勲績。列國群中無一敢對。獨有陳國大夫秋胡向前告曰。臣掉三寸不爛之舌。前說展雄倒戈來降。靈王卽賜秋胡高車駟馬。往說展雄。秋胡領旨。逕投展雄大寨。雄曰。汝乃何人。敢自擅入大寨。胡曰。下官魯之武城人也。姓秋名胡。官仕陳國大夫。雄曰。汝

看你在桑家採

來何故胡曰吾奉諸侯之旨。前來與將軍講和。雄曰汝試言之。胡曰吾聞仁者以好生為德。義者以制事為宜。今將軍身雖居于山寨。名則馳于天下。威壓一十七鎮之諸侯。勢傾四海九州之豪傑。然能體仁義之心。還寶還吳國。開路放諸侯。使諸侯聞寶之後。具將軍令名。奏聞天子。保將軍為上國良將。立功于竹帛。揚名于後世。豈不勝于落草強徒。威雖著于當時。公論不容于後世。將軍誠能納胡之言。體仁者之心。立好生之德。其美深長。否則譬諸美玉。溷於污泥。明珠陷于糞土。雖有千金之價。終自湮滅無聞。愿將軍

衣冠足以暴信然

詳察之。展雄大怒曰。吾聞仁者不富。富者不仁。處春秋亂世。非強暴不能自持。吾乃鉄石心腸。縱有劔舌唇鎗。焉能搥奪本當。斬汝匹夫。然後擒此衆逆。姑以衣冠相待。若不速退。一命難逃。秋胡被展雄大叱一。遍驚得滿面羞慚。渾身流汗。抱頭竄耳。逃歸。以見諸侯。見秋胡說之不退。戰者屢敗。各有逃歸之意。伍子胥出班奏曰。大丈夫當掃除賊寇。橫行天下。今遇一小強徒。便欲懷寶逃歸。是何畏怯之甚。爾衆諸侯。助臣搥數捧鼓。納幾聲喊。吾若不能擒一展雄。愿斬某頭。以贖妄議之罪。靈王大悅。就以錦袍賜之。貞曰。未

子胥 慣會 便詐

建滅寇功。焉受諸侯賜。且懸于此待臣。斬却展雄。然後拜受。諸侯大悅。令軍吏搥動戰鼓。子胥疋馬殺向關下。展雄見伍員來得勇猛。擺開陣勢。橫鎗迎敵。二人更不打話。拍馬戰上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又鬪數合。展雄力乏。鞭法畧有荒亂。子胥本欲陣上擒之。見雄狀貌非常。又且武藝出眾。心亦愛之。不忍當陣羞辱。乃詐為敗走。展雄駕馬後追。子胥引入山坡僻處。回鎗一架。展雄措手不及。披髮倒于地下。子胥揪起。問曰。觀汝相貌堂堂。非是久屈人下者也。不圖建功立業。以作人間有名之士。何為其心落艸。以作強徒。

挑睡 不成

本欲梟汝首級。以削諸侯之恨。觀汝材力頗優。不忍當陣羞汝。能遵我言。改過前非。送還寶物。及公子姜鐸。別作生涯。姑饒一劍。否則教汝革命難逃。展雄哀丐曰。將軍能容一死。敢不遵依。子胥放手。展雄即取珊瑚寶枕。及公子姜鐸。奉還。展雄抱頭而奔。子胥將寶與姜鐸。歸見諸侯。靈王即以原寶還。與姬光以錦袍賜與伍員。大軍遂望臨潼而進。不知後事如何。

批 報伏英雄 計取 將

臨潼會子胥爭明輔

當時秦哀公預先引百官布擺壇會埋伏兵機專候

至期以圖大事。及聞諸侯俱至，出關延入相見禮畢。序爵而坐。起告列侯曰：寡人敬奉天子之命，大開此會。聚闢天下寶物，然後收集貢上。今公等既齊，合出寶物，辨別重輕。諸侯唯唯聽命。齊大夫晏平仲見四下殺氣洶洶，知有埋伏，乃向前告曰：古者諸侯會好，必得公明。正直之士定議，列國是非，謂之明輔。今日闢寶之會，大聚天下諸侯，必先立一明輔，然後闢寶，庶無交爭之患。哀公喜曰：齊大夫之言是也。遂降詔問列國之中，誰敢出任明輔之職者。道猶未了，鄭都尉卞莊出曰：臣敢承任此職。哀公曰：都尉有甚才能

敢承此職。莊曰：臣雖不才，曾于玄象岡下，一拳打死雙虎，武力超群。此臣所以敢任明輔之職。哀公令取金牌付與卞莊，以行明輔之事。衛國部下一人高叫曰：打虎者乃一勇之夫，何足以當此職。金牌留下待我來掛。哀公視之，乃衛國公子蒯聵也。公曰：汝有何能。敢爭明輔。聵曰：臣昔日曾于澹水之上，斬一蛟龍。此臣所以敢當此任。哀公即令卞莊取牌付與蒯聵。卞莊不肯曰：誅龍者，特巫術之士，何足道哉。若奪吾明輔，臣必與之見一高下。二人相爭不止。晏平仲出而解曰：打虎乃勇夫，誅龍止術士，皆非文武兼全之

斬龍
恐是
畫龍

模糊

士不足任當明輔。臣觀殿前有鼎，重有千斤。大王必先立下文題，令列國群英有能答明文字，復舉此鼎在十八鎮諸侯座前遍遊一匝者，則是才力兼全之士。方許掛牌受職。哀公準奏書下八句題目，令軍吏提照各國群英不知此八句題目，隱括世間何事且聽道來：天何所附地何依，天地相生數已知；江水源從何處出，泰山派自那支離；五行迭運誰為重，萬物叢生孰最奇；試舉六題關要問，有能明此是男兒。道猶未了，秦邦大將軍姬輦讀罷文題曰：此問天地

陰陽之理何難之有，向前先請答題。然後舉鼎，哀公許之。姬輦援筆對曰：

天無所附地無依，天地生生數豈知；
江水止從河上出，泰山焉別那支離；
五行迭運皆為重，萬物叢生總是奇；
六件與題原止此，我爭明輔是男兒。

姬輦書罷，丟筆，摳衣向殿前，雙手舉鼎，離地三尺，滿面輝紅。列國群臣鼓角齊鳴，同聲喝采。哀公親賜金牌，着令姬輦去行明輔權柄。子鍼謝恩就職。楚國保駕將軍伍負向前高叫：姬輦論文不破題，舉鼎不離。

座焉能敢任大職且留此牌待臣來掛秦哀公本有牢籠諸侯之意欲將明輔付與本國人做及伍負爭牌甚是不忿輦曰汝能荅明文題舉鼎遍遊即將明輔改任子胥承旨遂援筆立荅曰

天元依地地依天

天地皆從五數先

河水自從天上降

泰山已發崑崙原

土坤尊守五行信

人道貴為萬物全

請舉此詩明六問

篇篇透徹不胡言

荅罷呈與哀公哀公觀其文意明白透徹題目誠有高出子鍼之論乃曰文則佳矣汝試舉鼎以觀勇力

何如子胥右手攬衣左手向前一舉將此重鼎呈向諸侯座下遍遊一匝復鎮原所了無變色諸侯面面相覷咸羨英雄哀公不能推阻即收明輔之牌付與子胥畢竟後來如何

批 勇敵天下英雄智伏列國諸侯

伍子胥鎮臨潼會

子胥謝恩受職向前告曰臣固不才荷眾侯立為明輔然臣聞舟無舵則反覆秤無權則重輕若舉臣為此職臣則直言無隱但在位之君臣凡有諠譁不遵約束者許臣奉法折衷臣則敢承此任否則臣不敢

以當此任也哀公大悅謂衆諸侯曰子胥之言誠是當理遂賜子胥寶劍一口許子胥奉法直言如有違者先斬後奏子胥謝恩仗劍立于殿階上請各國諸侯出寶聚闔然後立盟定誓于是列國各出寶物置于前席以憑明輔辨別輕重

秦國温涼盞 冬日盛酒則熱夏日則涼隨時應變無所更異

齊國夜明珠 夜置于庭自然光輝閃爍不必燃燈點燭黑夜如晝

魯國雌雄劍 此劍有二口每每相依雄失雌則鳴雌失雄則去可以鎮妖斬魅

晉國水晶簾 垂掛于庭自然引風動雨沉之于河則水分

宋國水心鏡 沉于碧潭深常有明月當心不動徹底光輝

鄭國飛塵傘 撐開則雨雪不沾塵沙遠散

吳國珊瑚枕 醉睡則醒病睡則瘳寒睡則暖熱臥則涼

衛國鎮風石 揚砂拔木之風置之于席鴻毛不動

燕國如意珠 欲喜則喜欲怒則怒消災祈福隨意所如

越國瑪瑙盤 外見五采內隱五音擊之音樂輒聞

曹國九曲珠 看則並無孔竅穿則九曲玲瓏

滕國引風扇 夏月酷暑持此則清風自生以解炎熱

莒國照魔鏡 此鏡明照百里之外雖妖邪鬼怪莫能逃其形迹

許國截虹劍 此劍舞起能截虹霓障風雨

薛國犀角帶 此帶沉水水裂投火火消病者一繫百病自消

蔡國 陳國 楚國 三邦各無寶物

一十五國諸侯各出寶物光輝燦爛聚闕于庭獨有
陳蔡楚三國無寶哀公問陳蔡何故違旨不備寶來
赴會蔡靈公與陳哀公欠身告曰敝邑邦微土薄所
以無寶應會又恐違旨只得素手來赴乞望轉奏天
子赦宥陳蔡無寶之愆哀公不許問明輔何以處之
子胥進曰臣聞昔者禹分九州令天下各據土產而
貢方物武王克商大封列國因舊制而處置諸侯今
日之會雖曰闕寶然陳蔡國僻無得奇珍止貢本方
物但取其奉職而已何必務責寶物為哉秦哀公默

辭令
妙品

思良久反詰負曰陳蔡地土褊狹無寶不足為怪楚
乃千乘之國地富民殷亦何無寶子胥曰吾楚無以
為寶惟善以為寶哀公曰楚自武王滅鄧以來莊王
繼霸東蕩西除虎噬荆襄喪人家國覆人宗祀者不
計其數茲固強暴有餘焉得為善子胥曰伏自周室
東遷以來王令不行天下諸侯互相吞併先自齊霸
中原秦併西土晉文公橫行天下宋襄公勢吞海宇
所謂圖王霸業各事其主吾楚所以效尤征伐以安
家國焉得為強然臣所謂楚以善為寶者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四民樂業路不拾遺由此觀之教化大行

政令不忒誠乃鎮國之奇寶安邦之大珍豈特方寸之珠三尺之劍而能可比哀公本欲來責楚國無寶之罪及被子胥理說一篇啞口無言列國諸侯見子胥宏詞大辨理服哀公各各心中暗喜稱羨有靠哀公回顏顧謂子胥曰諸侯無寶者何以申奏天子子胥曰但請諸公定盟小臣自當回奏於是子胥令宰烏牛白馬祭罷天地取其生血左手捧盤右手仗劍上殿告于諸侯曰凡在會者務令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弔賀往來各相親睦朝王奉貢共輔周室如有叛盟故違者許列國共伐之列國君臣各各欠身歎血

執牛身者是

曰謹奉明輔之命不敢故違子胥既與諸侯盟罷將誓書藏于金櫃收集寶物具表差使入周朝貢然後諸侯就宴却說公孫后見子胥保定諸侯不能定計密令兩廊武士候在酒后殺出生擒子胥然後勦除列國君臣酒方半酣吳公子姬光悞失威儀打碎玉盞哀公大怒曰姬光不慎朝儀有慢上國享禮左右何不為我擒下子胥悞止曰物有常數人有差跌昔者秦穆公不斬盜馬之徒楚莊王能容進蛭之善姬光雖失朝儀悞碎玉盞主公豈無二公之量而記一小過乎哀公不從公孫后彈動椰子東西兩廊突出

尋着 卅珣 枕又 跌碎 白玉 盞悔 氣

鐵中
錚錚

子蒲子虎卽將姬光押出便有劫挾諸侯之意子胥
高聲止曰秦兵不得動手此乃諸侯會好之所非埋
伏兵機之處汝等妄殺公子莫非欺俺一十七鎮人
物無半寸防身之鉄乎子蒲子虎懼伍員丰采放朝
姬光子胥卽告列侯曰事畢酒闌公等各請返國不
宜久淹外鎮于是列國君臣一齊擁出臨潼子胥又
告哀公曰今日之會大王位在盟主臣觀潼關以後
一路強徒阻隘合請相國子鍼護送諸侯出關不然
倘失防禦罪在大國哀公勉强詔子鍼爲送子鍼躊
躕不行子胥挾之上馬執其手而謂曰大夫乃秦國

潼關
之出
犬是
手反

砥柱人民之表今日不送我等數里我等焉敢出關
子鍼唯唯相從而行前後數十里間冠蓋相望秦兵
埋伏于關下本欲殺出望見子鍼在送俱各遲疑不
敢動手諸侯駕出潼關子胥放却子鍼之馬相辭而
別後人有詩一首單道子胥之能云

群臣出衆獨盤桓 威貌堂堂聳泰山
疋馬安邦辭吐玉 片言服敵膽生寒
舌尖柔軟翻河海 肩膊宏開擔郝闌
借問當年無此士 諸侯誰保出潼關

伍員既保諸侯出了潼關各各辭謝歸國却說靈王

歸至郢州君臣迎接入朝王召子胥曰此後不得卿
往非特楚國勢危列國諸侯皆陷虎狼之穴矣子胥
曰非臣之能皆賴主公威福耳大夫遠啟疆曰伍子
胥一至強秦使楚安如泰山今日論功必須重賞伍
員以旌能者王曰然遂封子胥為棠邑大夫即日赴
任加其父伍奢為上大夫其餘從駕群臣各加一級
靈王自潼關一會得伍員撐立國威自謂天下無敵
遂自驕奢昏俊令幼弟弃疾公子弃疾靈王之弟築
臺于城北即今臺在荊州府各曰章華之臺多置歌
兒舞女于臺下管絃之音晝夜不絕東狩西獵縱遊

無度又出榜文招募天下逃亡之士使守章華下大
夫申無宇之僕人盜其銀器無宇欲鞭之其僕逃入
章華無宇即追至臺下欲捉僕人其守臺之士阻無
宇曰王臺之下汝敢擅入捉人乎宇曰楚王無道築
臺榭費民財復收逃亡之士而教人不忠不孝吾不
特擅入王臺執人吾尚敢裂碎榜文歷數王過守臺
之士捉無宇入見靈王不知後事如何

批 白章臺折楊柳

晏平仲辨楚君臣

靈王大怒問其焉敢裂吾之榜謗吾之過無宇奏曰

臣聞明主以孝治天下以儉法子孫今大王高築壇
臺費民財力驕奢無度何以法治子孫且天下逃亡
之士皆是不忠不孝之徒王當重治以戒後人今反
招集于章華臺內是教人以亂也臣罪雖當萬死但
愿我王廢章華之臺戮逃亡之士舉賢治國則臣雖
死亦無恨矣靈王聞無字之言半駒不語赦無字之
死但罷其職無字即日解冠歸田靈王一日歸朝忽
報齊大夫晏平仲奉金帛來謝闔寶之事將至荆門
不敢擅入靈王謂群下曰吾聞晏嬰乃齊之賢士當
今海內諸侯惟我最盛吾欲耻辱晏嬰以申楚國威

勢卿等有何妙計試爲我籌之遂啟疆曰大王欲耻
晏嬰何難之有吾江南豪傑之士布滿朝廷待平仲
入朝臣等自有張主不勞大王動舌靈王大喜卽詔
啟疆出城迎接啟疆承旨出朝卽令小卒建一小門
于東門之外僅高五尺掩閉荆門出延晏子却說晏
子弊車絲帶羸馬小車入于荆州城內緩緩而行遍
覽中外風景見山川勝槩地靈人傑楚國誠乃江南
之美地也怎生見得 宋賢蘇子瞻有詩爲證

遊人出三峽 楚地盡平川 北客隨南賈
吳檣開蜀舫 江侵平野斷 風捲白沙旋

欲問興亡意 重城自古堅

晏子行近**楚**國荆門只見一大門額扁曰荆門乃掩閉不開傍有單小門甚是矮窄不知其故一少頃啟疆出迎二人下馬相見啟疆相携晏子之手請從小門而入晏子心知慢已乃謂啟疆曰此狗竇也吾聞大夫皆霸國衣冠之臣必從荆門而入此狗竇待使狗國者開放之入携啟疆之手遂入荆門及入朝朝門外有數十儒臣莪冠博帶濟濟彬彬列于兩行晏子望見知是一班衆謀士向前逐一相見中間有一後生向前問曰大夫莫非夷維晏平仲乎平仲視之

乃德安人也姓闔名韋龜字子吉闔伯比九代玄孫官爲**楚**國中軍參謀平仲荅曰然大夫有何教益子吉曰吾聞**齊**乃太公所封之國地衝東方要險兵甲敵于**秦****楚**貨財通乎**魯****衛**何自桓公一霸之後管仲建業之餘數十年來臣事大國夫以**齊**侯之德過于桓公平仲之賢遠駕管子正好君臣合德不振舊業以先先人又何袖手藏機韜光晦迹往歲則受**晉**征昔者又被**楚**伐公何不展大猷經邦濟世而終日營營爲大國作奴隸乎晏子揚聲對曰夫識時務者爲俊傑通機變者爲英豪夫自**周**綱失馭五霸迭興故

自齊宋然後及于晉楚。雖曰人材代出，亦是氣運循環。夫以晉文雄畧，一歿而霸遂衰。秦穆強橫，既死而勢便息。吾齊君臣知天運之盛衰，達時務之機變，所以養兵練將，待時而舉，交聘諸侯，乃隣國往來之禮。何謂作人奴隸？汝之先祖闔伯比號作江南傑士，乃被吾先大夫管夷吾罵死于召陵。爾固無名之豎子，情昧是非，尚敢巧語花言，檢點他人之得失耶？子吉滿面羞慚，縮頸而退。須臾右列中閃出一士，問曰：平仲固識時通變之士，然崔杼殺死莊公，其食祿之臣自賈舉以下，效節死者無數。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

驕奢

當面
罵

去位，其視不義富貴如脫弊屣。子乃齊之故家，世食君祿者也。既不能從君死節，又不棄祿去位，是何汲汲于利名，昏昏于廉耻耶？平仲視之，乃晉國大夫伯宗之子伯州犂也。伯宗為事被誅，其子逃奔入楚，為楚大夫。仲卽對曰：抱大節者不拘小諒，有遠慮者豈從流俗。吾聞君為社稷死，則臣從之。莊公姦淫，崔氏之妻以致被弑，非為社稷而死。吾何敢從其不義，以沽一時之名哉？且吾雖不去位，因定新君以保宗祀，固欲顯君立業，非是尸位素餐而附權臣可比。爾之父乃晉室良臣，被讒所誅，汝當盡心報國，以昭父德。

只睹
舌尖
口快

可也夫何叛君降楚以作不忠不孝之徒此汝君父之倫尚且不識無怪乎貪名利而無廉耻也歟伯州犁亦被平仲耻辱一遍低頭無語少頃左班一人出曰晏平仲自謂顯君之士以吾觀之固乃一鄙吝之夫而已晏子視之乃襄陽人也上軍參議姓屈名建字子賢仲曰子賢何謂嬰爲鄙吝之夫耶屈建曰大丈夫遇賢明之君操銓衡之柄貴爲相國富敵王公固當高車駟馬衣紫腰金而彰君寵錫可也夫何弊裘羸馬出使外邦且吾又聞平仲一狐裘着二十年祭祀之禮豚肩不掩豆此固當爲而不爲宜豐而不

豐豈是位下職小皆由鄙吝慳貪以致隱君之賜也晏平仲撫掌大笑曰吾以子賢爲江南豪傑固乃屑屑與流俗同群耶嬰自居相位以來父族皆衣裘母族皆食肉至于妻族亦無凍餒且齊國之士待吾舉火者七十餘家由此觀之吾家雖儉而三族肥身似吝而群士足孰謂人臣得祿能彰君之賜者有如吾哉屈建不能反辨退立本位又有一士出而戲曰吾聞成湯身長九尺而作賢王子桑力敵萬夫而爲名將古之明君達士皆由狀貌魁梧雄勇冠世方能成其大器今子身不滿五尺力難獲一鷄徒事口舌自

負爲能以吾觀之胷中縱有經邦術手上應無輔國
權侏儒豎子何足道哉晏嬰視之乃楚共王之子靈
王之兄楚箴也嬰乃微微而笑緩緩而對曰吾聞秤
權固小能壓千斤舟槳雖長終爲水役嬰本身微力
薄不足掛齒然公子身高一丈力冠九軍正好追跡
湯王並駕秦將何自鄢陵一戰束手就擒蓬頭垢面
其心而作晉囚者二十餘載苟非平公憫南冠之客
伶思歸之音釋囚放還吾不知其身高力大者能保
其生乎楚箴不能復對衆儒將有交誹之意忽上軍
大夫伍奢自外而入曰晏平仲乃齊之賢士汝等盍

瓶橘
上生
并議
論絕
如絕

以禮貌相迎何故交談口舌數墨論貴以慢大邦使
客耶遂携平仲而入奏罷靈王靈王賜橘于晏子乃
未剖之橘晏子帶皮而食靈王鼓掌而笑晏子對曰
臣聞君賜果瓜桃不削橘柑不剖今大王不教小臣
非小臣不知也少頃三五武士縛一楚囚從殿下而
過靈王曰囚何人也武士對曰齊國人也王曰因坐
何罪武士曰因罪坐劫盜王乃顧謂晏子曰然則齊
人固盜歟晏子知其挾已乃頓首曰臣聞江南有橘
齊人取之樹于江北生不爲橘而反成柑其所以然
者何也地土不同故也今齊人居齊竝不爲盜居楚

則為劫盜者亦因楚地產盜故也。靈王默然不語良久。又問曰：齊國之士如大夫之賢者幾人？晏子對曰：臣國璠璣之器，梁棟之才，如公孫叟、陳湏無、葦、布滿朝廷，林林總總，然其不肖如臣者，如麻如粟，焉可勝計？王曰：然則何為不教？公孫叟來，晏子曰：臣國出使固有常典，賢臣則使賢國，不肖之臣則使不肖之國。楚乃不肖之國，故特遣不肖之臣而來使也。靈王大

笑曰：寡人本將辱子，今反受子辱耶？乃收其聘禮，厚宴晏子遣歸。自是列國來謝闢寶之會者，相繼不絕。獨有陳蔡不至。靈王問于伍奢曰：昔者諸侯赴會，陳

重來

蔡無寶，秦伯欲責其罪，得明輔力救，二侯方得全歸。今者他國尚行謝禮，陳蔡何為不至？奢曰：陳蔡國小，無足為禮。况犬王名望著于海宇，何必計此小過？靈王不聽，令公子棄疾帥師五萬，將軍遠掩副之，先伐陳國。然後伐蔡，不知後事如何。

批：身不滿七尺，而雄詞偉辯，傾劾國侯。魯秋胡捐金戲婦。

靈王謂棄疾曰：汝必奮起智勇，滅得二國而回，即封汝為蔡公。棄疾喜而謝恩，即領兵出。伍奢諫曰：闢寶之會，楚為明輔，今誓墨未乾，便欲背盟征伐，臣恐楚

之禍起于旦夕矣。靈王不聽伍奢，自是稱疾不出。棄疾引兵直屯于河口，令人打探。陳之虛實，却說陳哀公時病將危，平生最愛其長子。各偃師及將死，囑大夫秋胡曰：「偃師乃吾愛子，汝必盡心輔之。」秋胡受命而輔偃師。哀公二弟各招名過者，自相謀曰：「我等皆先君之子，今兄得大位將死，必傳于子。我等豈不束手以觀他人享富貴？」招曰：「兄侯將死，我誘殺偃師奪其大位，便為諸侯，何必憂此？」過曰：「不可。偃師有秋胡在側，必不能誘。吾聞楚兵伐陳，今屯于河口，我請入見楚將，約其裏應，外合滅却偃師之後，立我等為侯。」

敘事
能品

如此不得弑君之名，豈不美哉？招然之，遂令過星夜來至河口，見了棄疾，俱將前事呈說一遍。棄疾令出姑待商議。過出棄疾，問謀士觀從曰：「嬌過此事若何？」從曰：「此天以陳送楚，宜速取之。」疾曰：「彼約滅却偃師之後，更立他為諸侯，此事焉可從？」曰：「嬌過弟兄此來，本望封侯，候在滅國之後，其權在我，立與不立，任我行事。彼何敢阻？」棄疾大悅，即召過曰：「汝速回與兄謀議，開城迎接我軍。」候在收得偃師之後，即立汝為諸侯。嬌過大悅，拜謝而歸。見招具說前事，招即率本部精兵伏于城下，以備接應。楚兵令過伏兵于朝門外。

等殺偃師時。哀公病甚危篤。偃師日侍湯藥。忽近臣報楚兵圍城來征。不謝闔寶之罪。哀公驚惶無惜。怵詔偃師出敵。秋胡諫曰。國家養兵練將。正在禦備。不虞太子偃師。國家根本。豈可詔其出敵。哀公不聽。偃師遂披掛出朝。及午門。其子名朝吳偃師之子。叩住馬首曰。吾父位在東宮。豈可領兵出戰。臣觀數日以來。公子招過二人。似有謀父之意。望父不可輕出。偃師叱曰。國家危在日下。豎子焉敢阻吾。以陷社稷。言未畢。朝外喊聲大振。嬌過引兵殺入。偃師問曰。叔父將行何意。過曰。將取大位。遂挺鎗來刺偃師。偃師措

手不及。被過斬于馬下。其子朝吳見父被刺。單騎出奔外國。被楚軍攔住。囚歸。却說嬌過引兵殺入大朝。群臣不知其故。將欲召集衛士出敵。荒忙不及。當時嬌招大開城門。縱楚軍殺入。城中大亂。哀公聞說。知大事已去。自縊于寢室。秋胡私從東門逃歸。楚將棄疾引兵殺入大殿。聞哀公自縊。偃師被斬。乃收軍安民。封陳庫藏。安堵如故。嬌招嬌過自謂楚兵得入陳城。乃是已功。弟兄來見棄疾。請立封侯之事。棄疾目視觀從。觀從大聲曰。招過弟兄不忠賣國。理合斬首。以戒後人。焉可更立爲侯。棄疾然之。遂令斬却。招過

盡滅陳侯宗族。令將士遍搜陳國文武。其肯降者。則引入楚用。其違而不仕者。斬。秋。胡聞知。仰天嘆曰。吾為陳國之大夫。受太子之重寄。不能保國。以至國亡。君死。更有何顏。而食他姓之祿乎。遂從東門逃歸魯國。至平山桑埠。平山地名。卽今山東兗州府嘉祥縣。

間見一婦人採桑于綠陰處。容色清麗。胡心悅之。見四顧無人。乃取錠金。下車徒步到桑陰中。謂桑婦曰。吾涉遠途。敢托子之桑陰以休食焉。婦人採桑不輟。一無所對。胡又呈金而戲之曰。吾聞力田不如逢豐年。採桑不如見國卿。今子終朝採桑。不滿一筐。五口有

誰謂戲者

黃金一器。聊獻與子。以助辛苦之資。不知子意如何。婦人辭曰。夫採桑而織紝。竭力而事姑嫜者。婦道之當也。妾亦不敢求黃金。亦不愿見國卿。子且收金速往。無待見辱。少頃。胡之僕從皆至。遂上車馬東歸。當時秋。胡娶妻白氏。方五日。卽往陳國求仕。及仕五年。而歸。白氏方採桑于平山埠下。兩別既久。俱不能認。及胡歸。見其母。取金帛獻上老母。起居禮畢。及婦出相見。乃向者桑間之婦。白氏見夫。乃桑中取金戲已之人。遂泣而訴曰。子娶妻五日。別親而遠仕者。多年。今日歸。養固當。馳驟而還。何乃悅桑間之婦。弃養親。

之金。夫棄金忘母是不孝也。好色汚行是不義也。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居官不理。孝並無曷爲人子。妾不忍見子子改娶他婦。言罷而入。乃從後園而出。投河而死。胡悲痛自責。以禮葬之。後魯人爲之立廟于平山。歲時祭祀。謂之潔婦。

胡東屏先生有咏史詩云

夫婦恩饒萬鎰金。

豈宜恩淺禍機深。

貴臨輕踐桑間戲。

金自汚名忍害心。

唐王維題平山潔婦詩云。

一躋平山廟。

慨憐潔婦人。

守節惟勤維。

存貞豈汚金。

煌煌雲下月。

皎皎水中冰。

浪拍千金體。

香留萬古名。

漢都護劉向頌曰。

秋胡西仕。

五年乃歸。

遇妻不識。

心有淫思。

妻執無二。

歸而相知。

耻夫無義。

投河喪軀。

皇明水山吳學先生因讀史有秋胡怨一篇。並錄于此。君身不如陌上桑。朝朝携歸青滿筐。成我蚕絲爲繡。黻以易其旨。供高堂。君身亦人子。曷不思君母。五年違膝下。歸來將舞斑。爛衣黃金棄。與桑間婦。

倚門白髮將何有妾心非為薄情然妾誠羞與郎相見不能成君為孝子耳向清流為君死

秋胡既喪白氏再不欲仕收跡養母而已却說楚棄

疾屯于陳國將欲移兵伐蔡謀士觀從進曰陳因國

家自亂所以我兵長驅而入若蔡則君臣和合兵甲

充足未可輕征臣請入蔡誘蔡侯前到章華公子先

埋伏兵馬于監利城下待其至則生擒姬般姬般蔡

靈公之姓名然後鼓兵攻城一鼓而下棄疾許之觀

從即日投蔡國而來蔡靈公召入問其來故觀從對

曰楚王以君臣威力能保天下諸侯脫離虎秦諸侯

皆感德各奉金帛來謝惟有陳蔡恃頑不至所以楚

王命大將軍棄疾率兵五萬前來問二國之罪今者

天兵一到席捲媯陳吾主棄疾以蔡為周親國蔡亦

媯姬不忍加兵令從來請示下知罪則速往楚致謝

以免社稷傾危不然得勝之兵一至蔡地將作丘墟

矣蔡侯聞知唬得似醉如痴問于群臣大夫蔡洧曰

楚人多詐不可親往楚王貪欲太甚必有後患不如

深溝高壘堅守城池楚雖強暴不能動我蔡侯乃無

主意之人聞觀從之言驚荒無措不聽蔡洧之諫自

取金帛與數群臣入章華待罪畢竟後事如何

交戰王自着皮冠翠裘坐于九華車上問右大夫鄭丹夕曰昔我先王莊王征陸渾之戎過周問鼎王孫滿曾對曰國之存亡在德之大小不在鼎之輕重先王再不敢舉今吾威振九州名馳四海欲遣使與周請鼎不知天子肯與吾否子革子革鄭丹夕之表字對曰昔者先王有意吞周問鼎輕重然其時勢有所未能臣觀當今大王威震九州名馳四海時勢大過于前天子焉敢不許靈王撫掌大笑曰子革之言極稱孤意然往歲孤會諸侯往秦闔寶晉有水晶簾魯有雌雄劍齊有夜明珠衛有鎮風石吾楚稱為大邦

共居

反獨無寶吾聞昔者先王熊繹熊繹楚之先祖與呂伯禽周公旦之子伯禽級魯之先封也姜太公之子齊之先封也伯禽魯之先封也燮甫唐叔虞之子晉之先封也王孫牟唐叔之子衛之先祖也燮甫共事康王而受封土然四國各有異寶而楚獨無何也子革對曰昔我先王雖與四國共事周室然齊乃成王之舅晉及魯衛皆周兄弟故四國受封各賜重寶以鎮邦國楚特外姓之臣所以無寶靈王曰吾欲遣使遍求四國之寶其肯與否丹曰大王威勢懾服華夏天子尚不愛鼎四國豈敢愛寶而拒命哉靈王大喜曰以子之言則天下君

以共 棘矢 御王 事

摩厲
以須
王出

臣在吾掌握何憂天子之位不至便欲差使求鼎及
四國之實子革對曰事不緩謀終為大疾當今隆冬
盛寒將士疲苦姑且緩俟來春天氣和煖然後遣使
遍求彼肯則止不肯則戰士卒亦無苦寒之咎國家
方可保萬全之計耳靈王大悅以子革為善談遂解
所服皮冠翠裘以賞子革加其官職於是遊而不返
朝夕宴于乾谿早有人將靈王久遊乾谿之事報于
蔡公棄疾其謀士觀從曰明公乃共王之子與主上
靈王同胞臣觀主上狼虎今日公為掃除陳蔡得享
富貴他日天下賓服吾恐蔡公之位難保長久也棄

大策
陳蔡
不美

疾俛思良久顧謂觀從曰吾慮每每及此爭奈無與
謀者子言正合吾意有何妙策試與我獻之從曰主
上自滅陳蔡以來縱遊乾谿當今天氣嚴寒必不返
國乘此機會率本部精兵打入郢州奪其大位率服
君臣然後發兵困住乾谿楚國軍勢地土我得大半
彼雖要爭焉可再得棄疾大悅曰計則妙矣爭奈二
兄子干子皙也守國彼若堅守不出無計奈何從曰
諸侯之位誰人不欲兵至郢州先遺書于二公子約
王事成之後先立子干為王則彼將相助且不暇焉
肯閉城拒我此特借勢而行事若待開城之後又作

區處棄疾然之遂令闔子旗遠掩各率本部精兵向前自統陳蔡之兵繼後殺奔郢州而來畢竟後事如何
批又子叔人在後

靈王自縊于庄家

哨馬報知子干當時靈王出外楚國兵權獨棄疾最盛聞其乘虛作反滿朝文武各各驚惧失計或云堅閉守城者或云遣使追王者或云發兵出敵者衆議紛紛無一主見子干獨取堅守一策令遠啟疆號令四門準備守城器具尋夜遣使入乾谿追王棄疾在城下數日不得入郢觀從曰不速致書于子干主上

章華之臺

叙事太煩

之兵回至則我軍首尾受敵大事去矣棄疾即寫書令一有膽量之士沿城而上密見子干子干覽罷其書心甚喜悅遂復棄疾之書令其急攻東門殺入事必有成次日子干詐令諸將堅守自引宿衛士卒把守東門棄疾與遠掩闔成然一齊攻打東門子干在城上佯聲走曰蔡公已登城矣三軍遂奔棄疾殺入城來城中軍民各相踐踏靈王長子名祿次子名敵聞城已陷亦各披掛殺出遇闔子旗于天街三馬戰不數合子旗斬祿公子敵見祿死拍馬要望西門逃走却遇遠掩大叫一聲亦斬于城下觀從忙告弃疾

曰若不早立子干軍民有變棄疾卽率文武奉子干卽位。且數靈王荒淫貪暴之罪卽令闔成然領兵圍乾谿成然兵至訾梁地名遣人持牌文諭靈王之從者曰先來歸者加官重賞後至者斬不至者夷其三族靈王正在乾谿朝夕飲宴作樂闔子旗兵至便率兵來拒至訾梁衆從者見子旗牌文十散八九少頃哨馬報太子祿與公子敵皆被蔡公所誅靈王嘆息數聲又少頃哨馬復報子干卽位爲王矣靈王氣翻馬下子旗仗劍欲斬子革殺出救回子旗亦不追上但在馬後大叫曰汝等一不俱夷族可隨楚王於是子

得

人生何處不相逢

革亦奔靈王而逃歸靈王回視從者不滿五六十人子旗又在陣後殺至靈王嘆曰此天亡我也子旗又曰汝從楚王者有能捉王建功加官進職其士卒爭先來刺靈王靈王見衆從者皆叛恐被所誅乃卸下盔甲士卒爭取而歸靈王方纔得脫徒步走入一小村中腹內又自饑困見一田夫息耕于隴上王乃向前問曰子有餘食能遺我乎田夫見其狀貌非常問曰汝何人氏問我乞食靈王兩眼淚下曰吾乃章華臺主因荒遊離國以至今日田夫默思良久低頭便拜曰章華臺主卽楚國君王乃吾父之恩主也何以

至此王曰汝父何人叫吾恩主田父曰臣父姓申名
無宇官爲楚國下大夫因裂王之榜文捉僕于王宮
蒙主赦其死臯黜罷歸田臣乃無宇之子名亥是也
王曰爾父安在亥曰往歲死矣王泣曰吾早不納爾
父之諫以至今日恨又不見爾父申亥亦泣乃負靈
王歸家問其村名爲何處亥曰此申家庄也因治酒
饌款待靈王酒方數爵王思國亡之事滿眼傾淚不
能飲食申亥跪曰我王不必憂慮待次日臣保君王
入于楚郊以聽國人如何王曰衆怒不可犯也亥曰
王暫停于臣家請求救于諸侯可乎王曰諸侯惡我

者諒必叛矣亥曰臣保大王授于秦晉請兵復國可
乎王曰先爲盟主今我屈膝更求他人吾知大福難
再徒取耻辱耳申亥再拜勸慰奉其寢息一夜悲咽
不已至五更時分不聞悲聲及天明申亥問安王則
自縊于寢處矣 胡曾先生有詩爲證云

茫茫衰艸沒章華

因笑靈王昔好奢

臺上未乾簫管絕

可憐身死野人家

潛淵讀史詩云

章華臺上管絃喧

楚子遨遊駕未還

烽火蕭牆初起動

可憐千乘喪郊原

何始

申亥見王自縊不勝悲哀曰楚王赦吾父死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能弃於是申亥乃殺二箇愛女以陪靈王葬之親自素服爲之掛孝却說聞子旗收靈王盪袍歸見棄疾言靈王單身走入小村不知下落棄疾更欲遣兵追究觀從曰彼單身在外者諒必自斃不足再究但子干在位不可緩圖耳疾曰然則若何從曰楚王在外國人未知下落乘此百姓未定之時使數十小卒黑夜繞城相呼詐稱靈王歸呼至三更令闔子旗告子干曰靈王引江漢之兵殺入郢州蔡公棄疾已先被殺今將打入皇城子干子誓子篋

楚兵
哽散

三子皆共王之子靈王與棄疾之兄三人皆非决斷之士一聞此語必然自盡則一計可破三兄然後與公嗣位高枕無憂棄疾然之遣小卒數十人常於黑夜相繞呼於城中曰靈王至矣城中百姓擾攘不安告于子干子干疑惑不定如是者三次忽一夜半城中喧哄靈王引兵殺至闔子旗打入子干之屋告曰靈王引江漢之兵殺入荆城蔡公棄疾已被斬首國人皆奔兵馬將入皇城大王若不早備事已危矣子干忙召子誓子篋商議城下喊聲連天子子干疑靈王果至驚荒無措自刎而死子誓子篋見子干自刎亦

各驚懼隨卽自刎朝中大亂宦官宮女自相驚死者
橫于宮掖號哭之聲不忍近聞畢竟後來如何

批 昏也暗是何景象

費無忌讒隱楚平王

逮及天明棄疾詐取重囚斬之于漢水之上令人收
至詐稱靈王棄疾收而葬之以安百姓群臣遂立棄
疾卽位是爲平王國人雖知靈王已死猶自驚擾不
定觀從告平王曰**楚**國自靈王以來百姓多被勞役
今王卽位宜封**陳蔡**之後賞功罰罪減賦寬刑則百
姓始定平王嘉納其言次日召集群臣以行賞罰尋

朝吳

陳太子偃師之子

立爲陳後

是爲陳惠公

尋廬

蔡靈公之子

立爲蔡後

是爲蔡平公

使各復本國以

像
霸圖

承宗祀封闢成然

卽子旗

爲令尹遠啟疆爲下大夫

遠掩爲下大夫觀從爲中軍謀主立長子建

平王長子名建

子名建

爲東宮太子令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太子

少傅奮揚爲東宮司馬寬刑薄賦出榜以安百姓當

時天下諸侯聞**楚**國大亂皆有伐**楚**之意平王憂之

問群臣何以處國少傅費無忌本與太子不和常欲

譖之不得其由聞平王之言乃乘機奏曰吾**楚**自靈

王失德將惹天下刀兵依臣之見當今諸侯惟**秦**最

亦是
筭計

無極
與逆

盛莫若遣使往秦求婚于太子各建內結姻親之好
外張秦楚之威諸侯見吾與秦結婚則誰敢加兵犯
郢平王善其說遂詔無忌往秦求婚無忌承旨往秦
滿朝士夫皆餞無忌于西門獨太子不至無忌心怨
之曰吾為彼求婚遠使而建不來餞吾吾必讚之及
至秦來見哀公呈上楚王之書細具求婚之事哀公
令無忌暫退姑容商議無忌出哀公問群臣可否公
孫后曰昔秦設鬪寶之會將欲牢籠天下因楚君臣
專大破我機關每欲削恨無得其由今其國亂兄弟
相篡正吾報怨之期焉可更與結親以取重辱哉依

臣之見囚却無忌發兵伐楚則大事復可希圖哀公
然之正欲令囚無忌忽一人自外進曰秦楚結婚其
利甚大焉可囚其來使以召大禍眾人視之乃岐州
人氏下大夫姚思雄也公問雄曰吾囚楚使大禍從
何而至思雄曰楚國雖亂棄疾賢能以得民心且有
伍奢子旗之謨謀伍負遠掩之勇猛安民定國睦集
四鄰吾秦正當與之交聘以固邊疆焉可囚其來使
以召大禍哀公默然良久復問曰子英思雄之字之
見何如雄曰依臣之見大王宜降詔許婚以通兩國
之好方保萬全之策哀公詔無忌入朝許長妹無祥

北平州府志

卷九

公主結親又詔姚思雄同無忌入楚報聘無忌謝恩
出朝與思雄歸楚來見平王具告秦伯賜婚之事平
王大悅款待思雄復詔無忌領金珠彩帛往秦迎婚
無忌與思雄入秦呈上聘禮哀公大悅即詔無祥公
主適楚裝資百輛從媵之妾數十餘人無祥拜辭升
車適楚無忌見媵妾中有一妾馬氏儀容艷冶頗類
無祥無忌初與太子建不睦及奉使往秦太子又不
行餞無忌銜之至是見馬氏貌類無祥乃心生一計
以間平王父子車輦歸至郢州館驛無忌密召馬氏
問曰汝何人也馬氏曰妾齊女也自幼養育于秦為

宮主宮內昭儀

昭儀女妃之名號

忌曰吾有一事令

不吞
不吐
呈个
丰情

汝一生富貴而作萬人主母汝能隱吾之計而從乎
馬氏低頭不語無忌是夜趨入後宮先見平王曰臣
奉詔迎親車輦已至荆門館驛爭奈目下無一良辰
太子不得親迎平王令取酒以賞無忌因問無忌曰
卿使西秦其地風景何如無忌對曰秦地披山帶河
地靈人傑王曰秦女裝資幾何忌曰充盈燦爛百輛
盈門王曰從媵昭儀幾何無忌知平王乃酒色之徒
因而對曰各姝美妾數十餘人然求其姿容絕世者
皆不能及無祥公主之貌也平王聞無忌甚美秦女

引動
卷心

之色半响不言無忌心知其意又乘間問曰大王沈思苦索莫非有意于子婦乎王屏左右曰寡人聞卿甚美秦女之色實生此念爭奈父子人倫何忌曰此無害也秦女雖聘與太子尚未入東宮與太子合秦大王意在秦女則娶入後宮誰敢異議王曰群臣之口可鉗太子倘知此事奈何忌曰臣觀從勝之中有一昭儀馬氏貌類無祥臣請先進無祥于王宮復以馬氏進于東宮囑以母漏機關則兩相隱匿而事可圖矣平王大喜令無忌機密行事候在功成重加封賞無忌辭出是夜遂進無祥于王宮次日密選他宮

侍妾扮作秦之媵妾從馬昭儀假作無祥令太子親迎歸于東宮滿朝文武及太子皆不知無忌之詐耳畢竟後來如何 批 插寫逼真

楚平王廢妻逐子

平王自是朝夕與秦女在後宮飲宴有荒國政止有太子太傅伍奢畧知其事將上諫表無忌恐米建諭知此意以生禍變乃告平王曰晉之所以能久霸天下者以其地近中原故也吾楚僻處遐荒雖有明王世出皆由地陋邦微不能與齊晉爭霸今遂詔太子出鎮城父縣名在襄城以通北方王自率服南方則

收南
通北

有節
氣

中國盟主必當久居于楚矣况且間婚之事久則事洩若遠屏太子又能杜絕禍根兩得其利豈不美哉王然其說遂詔太子出鎮城父伍奢知是無忌之讒必將來入諫曰

臣聞父子夫婦人倫大綱禮義廉耻國家大維今大王先惑讒言而亂夫婦之倫復信讒語以絕父子之義非惟廉耻俱喪亦且與鳥獸同群伏望斬却無忌詔回太子則庶大綱四維少張社稷幸甚時平王在後宮飲宴覽罷伍奢之表大怒令有司斬却伍奢回報無忌曰伍奢雖訂王過然無祥之事獨

奢知音若殺伍奢其禍必起王曰然則若何忌曰不如姑赦其罪貶從太子往鎮城父可也平王從之詔伍奢同往城父奢雖知無祥之事然君父之過不忍彰之聞詔即與太子赴任更不訴辯却說無祥公主自居王宮朝夕雖侍王宴然見王年老心甚不悅但不知其是米建之父終日相見無一歡顏平王亦知其意不敢言出及太子出鎮無祥又生子名珣後為楚昭王王一日始問無祥曰卿自居吾室數年不動

一笑何也無祥曰妾承父命適事大王妾自以為秦楚相當青春兩敵及入宮庭見王春秋鼎盛妾非敢

無可奈何

以怨大王但恨妾身生不及時耳平王笑曰此非今生之事亦宿世之姻契然子非生不及時乃嫁不及時耳無祥惑王此言乃詢于蔡夫人蔡夫人平王正后米建之母蔡夫人度量寬洪雖知無祥之事包含忍耐之然無妬忌之心亦恐米建聞知必然父子相傷所以隱而不出及無祥詢問蔡夫人方語其故無祥大泣怨罵無忌欲歸秦告父蔡夫人再三勸諭無祥方止只是終朝含淚而已米建太子在城父亦生一子名米勝方數歲一日帶入郢州來賀父壽米勝與米珍無祥所生相爭局道一人厮打米珍哭回訴

漸漸露出

心中事顯出

于無祥無祥大罵米建匹夫為人不能庇一妻尚敢縱子與吾兒爭道耶早有人將此語報于米建米建不知此語為何而出來問于母氏蔡夫人蔡夫人曰往事何必追究必欲追究但歸詢問爾妻便知端的米建怒氣方熾更不入朝辭父帶米勝便歸城父縣名費無忌聞米建不辭而歸恐其事洩乃譖太子于王曰臣聞太子與伍奢自居城父東交宋鄭北通齊晉將以方城之外叛楚若不早圖終為國患王曰米建焉有此意無忌曰既無此意何入朝賀壽不辭而去且臣又聞建帶其子米勝入朝與公子米珍相爭

此書...

...

于局道蔡夫人告其事故所以不辭而去米建歸詰馬氏知其前事反叛之計決矣平王驚曰然則此事當何以處之無忌曰米建之內事全在蔡后外事全在伍奢先廢蔡后再召伍奢入朝訊問其故若事實洩囚伍奢不放歸城則米建勢孤縱有叛意無能為也楚王然之遂詔廢却蔡后令尹子旗諫曰大王初除內亂欲霸中原固乃納子婦棄嫡嗣過為之甚今又廢皇后而欲斬大臣臣恐列國聞知會兵伐楚楚國亡無日矣平王大怒令斬子旗于市囚蔡后于勛城下詔令有再諫者赤族又遣星使尋夜入城父

罵得
不差

來召伍奢米建未歸伍奢已先承詔來朝見平王平王問曰吾令汝為太子太傅教汝輔建尊其德義何以教其謀反奢對曰大王納秦女而為妻黜米建於遠鎮是絕綱常淫瀆閭閻臣之諫表初上貶詔輒下臣曠職受罪緘口不諫今又信讒而謂臣助太子謀反是何無耳目之甚平王大怒囚却伍奢發兵便圍城父費無忌曰米建無一伍奢心無主意不必起兵圍戰但令能言之人誘入朝中與伍奢同斬則一日盡除其患何必起兵動將而費糧餉乎平王然之間誰可往使無忌曰此行非司馬奮揚則不可往也平

奸計
忒恨
忒恨

王信之遂遣奮揚往誘米建奮揚承詔星夜往城父却
說米建歸至城父更不停留輒召馬氏問其無祥之
由馬氏隱瞞不說米建遂拔劍挾之馬氏只得將無
忌之謀從頭細訴一遍米建擲劍大罵曰不斬昏君
生嚼無忌之肉誓不為人遂欲發兵入朝伍奢又不
在側正在躊躕之間忽人報王使奮揚奉詔書至城
父來停驛內不知因何不入縣堂只抱詔書大哭於
驛內米建嘆曰奮揚乃忠直之士為吾東官司馬此
必昏君令其捉我故奮揚在難言之中遂迎曰主上
失德信讒而絕父子天性令揚來誘太子入朝與伍

怒發
上指

如奢同戮今揚職在東宮不敢強命乞太子速宜自謀
毋致災禍臨身嗟悔不及米建曰吾正欲興兵逐昏
君斬讒臣以削大恨焉能束手而待擒乎揚曰父子
之道天性為重彼雖不義而虧為父之道為子者焉
可更失不孝之名况其國大兵雄倘若與之交戰不
啻以羊投虎昏君未除而六尺之軀反滅仇恨未伸
而不孝之名反彰依臣之見莫若割恩棄城遠奔外
國以待昏君死歿然後歸承大位如此上全父子之
道下保長久之計豈不美哉米建泣曰司馬之言極
是爭奈建為天地所棄之人何國可往且吾逃後司

匪揚
則建
就擒
矣

馬必然得罪耳。揚曰：善用智者，不失其身。太子更若逗遛不往，大兵必至，但愿太子脫出樊籠，臣雖萬死亦無憾恨。於是米建泣拜奮揚，告以他日得國必當重報。奮揚忙扶曰：為主救難，人臣之職，臣何敢希圖。後報二人放聲大哭而別。米建即日收拾車馬與妻子星夜逃入宋國而去。奮揚既令米建逃難，恐已不能復命，乃令城父駙宰將已囚送郢州來獻。平王請罪平王聞米建已走，大責揚曰：言出余口，入于爾耳，誰教米建逃走？奮揚頓首曰：臣教彼走也。王曰：汝食吾祿焉，敢賣吾之法，而私放罪人？揚曰：大王初封臣

彙
義形
于色

為東官司馬之時，曾誠臣曰：事太子如事寡人，今太子未聞有謀叛之意，而大王又令臣捉太子，臣但知奉王初年之命，所以故教太子逃走。然臣今思罪及于身，悔亦何及？王曰：汝既私建，焉敢囚來見孤？何不與建同走？揚曰：臣奉王命而捉太子，賣法而私，令其走是犯一件法也。臣若更與太子同走，是于王命而犯二件之法。臣何敢逃？平王顧群臣曰：奮揚雖違法度，然其忠直執義，臨難不苟，真義士也。遂赦揚罪，令其以復原職。奮揚謝恩復任。後史臣有詩讚曰：

奮揚私放建偷生

不避違刑就鼎烹

一綱
打

奉命如初心不變

佞臣聞此愧容顏

無忌告平王曰。太子出奔外國。而留伍奢在內。終為國家之患。不如斬奢。再圖太子。然伍奢有二子。伍尚。伍負。俱在棠邑。若知吾殺其父。必奔他國。借兵伐楚。不如暫放伍奢。令其寫書以召二子。倘二子來朝。一同殺之。可免後患。平王大喜。取出伍奢。挾其寫書。召二子。不知後事如何。

批 伍奢之謀。維新弟及。猶寫餘恨。

楚平王信讒滅伍氏。

平王謂伍奢曰。汝令太子謀反。今本當斬汝示眾。但

汝次子有功于先朝。不忍加罪。汝但當殿寫書。召汝二子歸朝。改封官職。赦汝歸田。伍奢心知。楚王挾詐。召子而。同斬。但君父之命。不敢有違。遂當殿寫書。呈與平王。平王封號。即遣使往棠邑。來見伍尚。使者逕。接。入府中。以家書。遞與伍尚。尚拆封而讀之。

父書報與二子。尚負全見。吾因進諫。忤旨待罪。縲。縲。今賴主。上聖明。群臣力保。念負有功於先朝。以致免死。于今日。將欲議功贖罪。改封爾等官職。故示數字。速至。無違。

伍尚讀罷。令使者安歇于外。召伍負。以父之書示之。

尚員
爭死

負讀罷書曰楚王既召吾等議功以贖父罪必有詔
書宣召何故獨父之書吾聞朝用費無忌之言顛倒
法度廢滅三綱此必無忌之詐欲殺吾父懼吾弟兄
報怨故逼父寫詐書欲吾父子同刑耳伍尚不信負
曰吾兄不信試詐挾來使便知端的乃召使者問書
從何寫使者語話往來不能遮掩子胥拔劍嚇之使
者曰但臣見楚王囚太傅伍奢之官當殿寫此家書
吾不知其為何而遣子胥擲劍大罵無道昏君陷我
之父尚欲挾我弟兄吾與之不共戴天死生難解尚
曰事雖如此然吾弟兄不可不往以陷父死子胥獨

斷腸
人送
斷腸

欲入朝伍尚止曰父命不可違父仇不可不報然汝
材智出類非吾能及我奔父死汝速奔外國借兵以
削父兄之恨可也子胥堅意欲往伍尚曰奔死免父
孝也度音鐸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智也知死不避
勇也父不可棄仇不可卸弟何惑焉伍負聞尚之言
有理即放聲大哭與兄訣別伍尚星夜入郢來見伍
奢時奢囚於南牢聞伍尚單來而子胥不至仰天嘆
曰伍負不來楚之君臣其盱食乎言有憂也伍尚入
牢見父子二人抱頭慟哭尚曰吾來日具表請贖
父罪可乎奢曰同囚待戮以表忠誠何須更上無益

之表而徒廢紙筆哉尚放聲大哭自上枷鎖獄司奏
 聞平王平王詔無忌斬伍奢伍尚於天街無忌押二
 人至天街伍奢父子脫衣就戮伍尚唾罵無忌伍奢
 止曰見危授命人臣之職蠹君蔽賢後世公論自有
 不容何必罵彼但伍負不至吾慮楚國君臣不得安
 眠靜食矣言罷父子相向而哭百姓觀者莫不洒涕
 無忌即令斬其首級回奏楚王是夕天昏日暗悲風
 慘慘似有妄殺忠臣之意後史官編錄至此曾有一
 絕云慘慘悲風晦日光
 伍奢父子陷同刑
 從今殿上無忠語
 致使吳兵入郢城

父子

傷心
慘目

無忌斬伍奢父子首級回見平王王曰伍奢父子臨
 刑曾怨寡人乎忌曰伍氏父子臨刑並無他辭但曰
 伍負不至楚之君臣不能安眠靜食王曰然則何以
 能得子胥忌曰臣諒伍負出奔未遠請詔一大將給
 以快馬追斬子胥一面出榜令楚國軍民有能捕獲
 子胥來請功者加官重賞又差各使遍告列國諸侯
 無得收藏子胥如是則伍負進退無路縱不能獲子
 胥子胥勢孤亦不能成大事平王然之遂問誰引兵
 敢前追無忌之弟費師明出班愿往王即與之鉄騎
 三千令其急追師明引兵望城父殺來却說伍負將

能成
夫志

走謂其妻賈氏曰吾欲奔往外國借兵以削父兄之
仇徒因爾累不能前進賈氏睜目以視負曰大丈夫
含父兄之仇如負芒刺今不速往尚何疑慮於妾乎
負曰吾往之後楚王必然發兵圍宅吾慮汝遭戮賈
氏曰父兄之仇大妻室之恩小今君不急其大而懷
其小是妾陷君為不孝妾豈敢私於一身而悞君家
之名哉君請速行毋掛念妾言罷遂觸土墻而死子
胥倚屍悲哭忽聞門外喊殺振天家人報費師明領
兵圍宅子胥荒忙踢倒土墻而掩賈氏之屍遂踰後
墻而走 後有詩一首以嗟賈氏云

父恨焉能共戴天

私情豈敢把君延

觸墻成就含仇志

誰似當年賈氏賢

費師明打入子胥之宅只見四壁無人執其家僕而
問之知子胥從後園奔走遂引鐵騎追上子胥又無
馬足步走二十餘里師明快馬趕至子胥解下衣袍
躲于綠楊樹上挾弓架箭望師明端射一箭師明倒
翻馬下衆鐵騎望見子胥爭圍楊樹欲殺子胥被子
胥搶下樹來步戰諸將斬却師明奪跨其馬望東北
而走諸軍喊隨後追子胥架滿弓弦連射數十小卒
曰吾有大仇在身汝等必欲追吾吾必教汝一命不

次人
字下
好

存諸小卒見師明被誅不敢苦迫抽兵亦回子胥架
馬走不上五里前見一簇人馬奔來疑為楚兵攔路
遷延不進視之乃故人申包胥出使外國而還包胥
遙謂伍員曰子胥謂何披斧單騎至此子胥下馬細
把平王殺其父兄之事哭訴一遍申包胥聞說亦為
動容問曰子今何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仇不共戴
天吾將奔往外國借兵入郢生嚼楚王之肉車裂無
忌之屍方削此恨包胥勸曰楚王無道乃為君也子
食其祿職本臣也臣可仇恨其君乎胥曰楚王納子
婦棄嫡嗣信讒佞戮忠良閨門不正彝倫混亂吾得

氣壯

公私
兩盡

借兵入郢乃為楚國掃蕩污穢以除無道焉得為臣
恨君吾不滅楚誓不立于天地遂拍馬而去行數步
恐包胥啼引楚兵速追乃謂包胥曰子回楚必引楚
兵追負負愿從子死乃下馬待擒包胥扶負起曰吾
與子有平生之交豈忍引兵以陷子哉子宜放心前
往吾必不言然今日隱子之踪者朋友之私恩也他
日立楚國之祀者君臣之大義也負曰吾子何為道
此包胥曰子能覆楚吾能興楚子能滅楚吾能定楚
也子胥拜辭上馬而去畢竟奔投何國

批 頁一門之究含淚而去傷哉

米建奔鄭被誅。

子胥上馬。不知米建奔往何國。行數里。見一起田夫。相嘆于壟上。曰。楚王失道。而逐嫡嗣。非國家之福也。子胥向前曰。汝見楚王之嫡嗣乎。田夫荅曰。將軍莫伍明輔乎。負曰。然。田夫曰。日前楚太子挈妻帶子。亡奔宋。國會囑某等言。明輔不日必走。令明輔從宋相尋。以圖大事。伍負辭謝。田夫遂授宋國而來。却說米建。挈一妻一子。奔在宋國。當時宋元公。為人多私。無信。宋國政事在華氏。向氏之門。當時華亥為太宰。華定為太傅。向寧為太師。元公惧二家權重。欲除二家。

叙事源委

華亥知其謀。乃稱疾不朝。元公往問。亥疾。華亥伏甲士。囚元公。元公之子弟八人。公子寅。公子庚。公子丁。公子駒。公子向。成公子革。成公子孫。甲。公子辰。此八人。皆元公之子弟。共起精兵。攻華亥。華亥恐懼。乃放元公。元公與之定盟。各以其子。交質國中。大亂。米建見宋有亂。不敢入朝。乃安于宋城南門。子胥至。遍訪衆人。尋見米建。二人抱頭而哭。各訴平王之過。惡子胥曰。太子至宋。幾日矣。建曰。我至旬餘。爭奈宋國君臣自相攻擊。所以吾未敢進。胥曰。吾來欲圖大事。宋既君臣自亂。焉能助吾復仇。不如速往他國。以作別

圖米建從之。即日四騎奔鄭。安于館驛。次日與米建入鄭。來見定公。定公聞子胥乃列國明輔。久仰其譽。及至鄭。朝定公。親迎入朝。問其來故。子胥與米建各拆平王無道之事。哭訴一遍。定公嗟嘆不已。曰：然則明輔固欲起兵復仇。胥曰：臣之父兄無辜。見戮屍暴家亡。臣實天地罪人。明公哀矜亡臣。愿乞一旅之師。以雪父兄之恨。後當執鞭負綬。以圖補報。定公令退安歇。姑容商議。負與米建辭出。定公召集群臣商議。上大夫子產進曰：楚王雖曰無道。君父也。米建與負雖曰負冤。臣子也。今若起兵。與其報仇。是助臣子而

文撞
著對
手

弑君。父決不可也。下大夫子皮曰：楚王無道太甚。雖發兵與負復仇。亦不為過。然楚之米建在外。負若破楚之後。必立建為楚。王徒費刀兵民力。無益於鄭。定公曰：然則不發兵可乎。子皮曰：依臣之見。莫若先除米建。然後發兵與負破楚。約在破楚之後。封負為楚。公共分荆地。負見米建既死。肯從。定公曰：何計能除米建。子皮曰：晉常與楚爭霸。連年交戰不息。來日召米建。詐告曰：本當發兵代太子復仇。奈鄭國地小。糧餉不繼。煩太子往。晉借糧。然後與師。米建至。晉必擒而殺之。此假晉之手而殺米建。然後發兵破

料得

楚我謀必就定公大悅而召米建入朝教其往晉求粮然後代為復仇米建忻然辭出不告子胥即便往晉早有人報知子胥子胥驚曰此中鄭計也遂駕馬追及米建曰太子何不深謀已身其為他人作羊以喂餓虎乎建曰何謂也負曰鄭人欲殺太子難以動手欲假晉劍而誅太子何不深思遠慮建曰晉人焉敢誅吾子胥曰晉與楚爭霸刀兵不息太子若往晉國晉侯必誅太子然後發兵伐楚子何不省以陷其計乎米建大驚曰明輔之料固是然吾已許之矣許人以諾而背之是謂無信死生一係于天吾焉可失

皆謀之士所見

信而為身謀乎但吾往晉之後果墮其計恐明輔保吾妻子以圖報怨吾死何恨遂拍馬而去子胥追留不及仰天嘆曰此天陷吾以致所謀不就乃快快歸于館驛米建星夜投奔絳州入見頃公頃公覽其進身之表擲地大罵曰楚與吾爭霸數年以截阻中國朝貢吾每欲興兵吞平荆楚以振舊業今建自送死而來天滅楚也令囚米建發兵圍郢上卿荀吳諫曰若殺米建正中鄭計頃公曰何謂也荀吳曰鄭有破楚之意本欲殺建難以為辭故假晉手伍員乃世之豪傑為列國明輔何國不可投何兵不可借吾若殺

北平

建能保國家寧息乎頃公曰然則奈何荀吳曰鄭用子產子皮爲政有席捲諸侯之勢鄭霸則晉削弱不如乘此機會密約米建裏應外合遣一大將隨建入鄭使主裏應然後率大兵伏于鄭之城外以候接應約在滅鄭之後與兵代建報仇如此則利在晉矣頃公大喜召建入朝宴之酒後頃公告以前事米建曰建乃亡國之俘誠恐不能成就所謀必得一將隨建潛入鄭城大事可圖頃公然之問班部中誰敢入鄭者下軍都尉裴炎愿往公許之又以五十號大車盡載蘆葦乾草詐號糧草與米建入鄭以備火攻之具

米建辭謝與裴炎離晉入鄭頃公一面使荀躒藉談各引精兵五千伏於鄭之城外以候接應不在話下且說定公日夜使人打探米建借糧之事忽一夜得夢不祥次日召子產占之子產請其所夢吉凶定公曰吾夜夢一壯士着一緋衣持二把火傍有一龍龍着短裳壯士拔刀引龍從西北而來逐我我乃逃走驚覺乃是一夢不審主何凶吉子產占曰此主外国有襲鄭之兆也公曰何以言之子產曰龍着短衣是箇襲字緋衣是箇裴字二火是箇炎字西北乃絳州之地此必米建引晉刺客入城不可不慎定公

謹
一字
不

俛思良久頓足大喜曰子產之言有如卜筮吾聞晉有勇士裴炎不避生死吾知必是此人但何以防之
子產曰臣料米建不日而至密令四門軍吏待其入城必須搜檢明白方許進城又伏甲士於四門城下如若果有是事擒而斬之以絕後患定公然之即詔子羽子皮各引精兵巡守四門檢點奸細諸將領計而去却說米建歸將近鄭城先將五十號草車盡插晉糧二字之旗推入西門又將裴炎藏於已之車下將入城門門吏阻之要檢點明白方許入城建曰吾奉鄭伯之命往晉借糧而歸何必檢點門吏再三不

使
千
計
候

許進城務要查盤相拒一箇時辰裴炎乃一勇之大見門吏逗遛搶出車前大拳毆死門吏突入鄭城守城士卒大叫米建引晉兵入城子羽子皮一齊殺出裴炎雖勇手無寸鉄拔車輓步戰二將子皮用鎗一架刺殺裴炎米建見事已洩荒忙欲走出城城門已閉背後追兵擁至米建不能逃出竟死于亂馬蹄下後人有詩云

反覆無常作禍胎

堪憐米建昧機微

遍遊未復當年恨

六尺徒亡亂馬蹄

子羽子皮既殺裴炎米建回馬檢視視車車上悉皆

廬草子皮大怒曰此必伍負匹夫之謀不誅此賊終
為國患與子羽雙馬殺回駟來要除子胥時子胥聞
米建求得糧而回鄭正欲出城相接聞西門喧噪忽
數小卒報米建之事子胥荒忙無措急入駟內從馬
氏上馬馬氏哭曰妾因無忌之讒陷楚王無道之名
累明輔父兄之命今太子又遭戰死妾焉敢偷生而
再適他邦乎以米勝交與子胥曰但愿明輔善保此
子以圖削恨妾心無怨言罷驛外喊聲大振駟卒報
子皮子羽引兵殺至子胥急促馬氏而逃馬氏不行
遂觸墻而死子胥搬墻拘屍抱米勝殺出正遇子羽

伍負大聲喊曰當吾者死逼吾者亡鄭兵漸退子胥
殺開血路且戰且走鄭兵追至復圍數重子胥左衝
右突走出城外人困馬乏鄭兵追至子羽架弓望子
胥背射一箭子胥躲過勒轉馬頭戰子羽羽與子皮
雙馬來攻子胥又困于中非是子胥不能抵敵被困
爭奈又帶公子米勝在于馬上前後鎗法只好遮攔
兩箇身體不能更傷他人所以被困子胥雖困在重
圍怒目睜睜右手以衣鎧蔽住米勝左手橫鎗大叫
近前者死鄭兵見其驍勇不敢相傷忽有一起壯士
約有八十餘人各插竹葉為號手持短劍爭先殺入

重圍子胥捨一疋馬令壯士力保米勝自舞長鎗奮力殺出鄭兵被傷者甚多不敢追趕子胥引一起壯士走上二十餘里不知救護者是何等之人下馬相問畢竟是誰批度功而行擇任而渡

伍子胥投陳辭婚

內有一爲首者前進曰吾乃爾父義子溫龍也自昔年歸田耕農及聞伍氏遭難吾卽交結鄉中義士前來救護及聞公子在宋吾卽接踵趕至及聞公子過鄭吾等又隨卽追至憇飲于城外酒樓望見公子被圍所以冒死來救子胥認是溫龍下馬相抱痛哭各

訴往日之事龍曰今在鄭境恐追兵復至速請快行數里以作他圖子胥乃取百金謝溫龍曰兄等請回不必跟我我將奔陳及吳借兵以復仇溫龍曰我正憂慮公子孤行故結義士前來相從以圖報怨何故又令我歸負曰吾乃亡國之臣只宜收踪斂跡以避嫌疑若帶兄等行難以奔投兄暫歸耕聞吾他日起兵伐楚不忘舊好愿借半臂之力同割大仇幸亦大矣溫龍自思子胥之言爲是但囑子胥珍重行跡相辭而別子胥逕投于陳却說鄭子羽子皮引兵回報定公定公卽令報知楚平王平王聞米建旣死伍負

送難
之交
陳與
之耶

外奔既喜且憂問無忌何計能捕伍負無忌曰臣料
伍負在闕寶會有恩於陳吳二國今日外奔不投
陳則往吳他國不可往也但遣大將緊把昭關則我
王高枕無憂不必致慮平王然之即令遠越與公子
囊瓦二人把守昭關但是往來商旅務必仔細查盤
遠越與囊瓦引兵至昭關把持緊急水息不通不在
話下却說子胥在途中自思陳哀公昔年無寶赴會
得已保全此行若至陳國諒哀公必為與兵報仇及
入陳界聞哀公已死惠公哀公也在位欲入投見未
審其款納之意思有故人姚素為陳大夫乃夜投姚

送難

素府中間其進退之機素見子胥不勝懼喜問其何
以至此子胥將前事哭訴一遍素曰子胥不必致慮
吾先君哀公也常懷明輔之德未曾申報明日吾當
引荐于朝必湏代子報仇方表朋友之義子胥拜謝
不已遂安宿于素之家次日姚素入朝言于惠公曰
伍負楚之名士陳之恩人今因父兄進諫被戮負乃
出奔明公能接之以禮寵以重祿則陳圖霸日可望
矣時陳國大政乃上大夫尹叔皇所專恐陳侯寵用
子胥而奪已權因而諫曰夫伍負乃亡國之臣昨又
之鄭列國不能用所以至此吾陳國狹兵微苦納亡

臣請侯聞知合兵來攻。自保不暇。焉能圖霸。陳侯聞叔皇之言。躊躇不決。姚素又曰。伍負有功于陳。先君每希效報。而未能。今遇家破父死而來。拒而不納。非理忘恩。大不可也。况伍負名馳列國。威振諸侯。一用于陳。四隣懾服。今若振而不納。使其見用于鄰國。何異有寶而遺他人乎。惠公然素之說。宣子胥入朝。封爲下大夫。寵賜甚厚。姚素又恐叔皇讒譖。次日又告惠公曰。子胥有大志。彼見吾國褊小。不能久爲我用。請以明公之女妻之。以固其志。內結骨肉之親。外交君臣之義。以此任用。無有不克。惠公亦許。卽令擇日。

父

以長女與負成婚。却說惠公之女。名德禎。公主年方一十九歲。四德兼備。其乳母聞公將以公主妻伍負。飛報德禎。德禎默然不對。其乳母曰。吾聞子胥乃振世豪傑。大王以公主配之。真爲匹偶。明日乃花朝令節。大王賜百官宴于瓊林苑。公主倘要窺其相貌。吾當引公主於賞花臺下。必得俱見。始末。公主本欲不往。乳母迫之。不得已。次日與乳母登賞花臺觀望。子胥時百官宴于瓊林苑內。望見賞花臺數十侍妾擁一公主。其侍妾目視手指。一直射于子胥。或有大聲者曰。此明輔也。此公主之配也。伍負近覺。不知其故。

乃詢諸內官或對曰此德貞公主也主上賜婚于明
輔正此女子也。伍負聞知不悅。次日謂姚素曰。古者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今承大夫奏陳侯。以公主
賜婚。昨日侍宴于瓊林苑。歸過賞花臺下。公主縱放
侍妾。妾呼負名。煩大夫復陳侯之命。此婚決不敢承。
姚素勸諭再三。子胥堅辭。姚素但唯唯而出。早有左
右將伍負辭婚之事。報于陳侯之夫人姜氏。姜氏大
罵匹夫。乃亡國俘囚。焉敢嫌吾之女而辭婚乎。遂譖
于陳侯曰。伍負將有外奔之志。大王以愛女事之。倘
一去不來。豈不悞此女一生乎。陳侯曰。夫人之言極

有遠識。然吾先許之矣。豈可食言。姜氏曰。大王不忍
食言。妾聞伍負素有他志。而叛去矣。陳侯詰問其故。
姜氏以伍負嫌婚之事。實告陳侯。大怒。欲誅子胥。姚
素欲諫。尹叔皇力譖不可。姚素荒忙來見子胥曰。吾
欲保全朋友之義。爭奈主上信讒不能如意。子不速
行禍將至矣。子胥知是事發。更不入朝。指馬出城。姚
素囑曰。吾聞楚王下令。不拘列國官民。有能捉子歸
楚者。賞粟五萬石。官至上大夫。此行必須收斂踪跡。
勿爲奸細所獲可也。子胥受命而出。不知奔往何國。
畢竟後來如何批。 雙眼已射着立吳矣。

子胥脫難過昭關

子胥與米勝扮作行商。晝則隱于山林。僻處夜則披星帶月而行。行數日至昭關下。米勝經苦不過。遂沾寒疾。不能前進。子胥甚憂。訪醫於道路之人。或者曰。此山庄後有一老父。醫名振世。號爲東臯公。汝宜訪治。則疾不日而瘳。子胥辭謝。卽携米勝入山後。一草庄中。訪之。果有一老父。鬚眉皓白。手持竹杖而出。子胥下馬相見。老父曰。子非楚國伍明輔乎。負曰。然。老父曰。吾乃東臯子也。昨在陳國施藥而歸。聞明輔自陳適吳。吾聞楚王遣二將堅守昭關。求子甚急。明輔

醫
墨
遂

乃負屈之人。恐汝不知而被所捉。每欲告知。恨不相逢。今日至此。是天祐吉人也。於是款留數日。以良藥治米勝之疾。不日而愈。子胥問曰。承先生指教。何計能脫我難。日後必當重報。東臯尋思。一夜次日。告負曰。前村有一士。覆姓皇甫。名訥者。乃吾平生之友。觀其狀貌。十分類子。倘得此子代。伊而過。許與楚將所執。然後明輔方可乘虛而度。子胥懽喜。乞召此人。商議。東臯公卽遣人。召得皇甫訥至。相見禮畢。東臯引子胥與訥相見。曰。此乃楚國大夫伍子胥。身有父兄之仇。未報。欲投東吳借兵。楚將堅守昭關。不能前度。

其點
洋像

吾爲籌畫。但以子貌相類。子能覩吾面。顏脫此含冤之士乎。訥曰。吾聞濟人艱險者爲仁。脫人困難者爲勇。今明輔身負重冤。困在險難。倘能殺身以成其志。尚且不避。况但代冒其險乎。遂欲上馬過關。東皋公止曰。凡事不可苟且。承子諾。救明輔。當令明輔脫下衣袍。與子子。卽扮爲明輔。令明輔扮爲僕御。倘子被執。明輔當速搶過。照關我。卽在後救子。方能保得兩下無患。訥依其說。卽與伍負互相裝扮。卽日上關。却說楚將囊瓦。號令堅守關門。但凡壯人東度者。務要盤詰明白。方許過關。皇甫訥乘一疋馬。詐作驚悸之

色。突上關來。囊瓦之卒。遠見依稀。認爲子胥。關下關門。入報囊瓦。囊瓦飛馳出關。視之曰。是也。喝令士卒一齊下手。將訥擁入關上。訥詐爲不知其故。但乞放手。飛騎卽時細縛入關。當時守關士卒。初聞捉得伍負。盡皆踴躍觀看。關門遂放。而不守。伍負扮作僕御。雜入衆人群中。驀得關卒四散。遂携米勝。搶下關來。囊瓦將訥拷打。着令供狀。解去郢州。訥辭曰。吾乃關下皇甫訥也。欲相從故人東皋公。出關東遊焉。可妄指良民爲寇。囊瓦仔細詳驗。訥之面貌本類子胥。但身體聲音大不相同。正躊躇之間。忽報關下名士東

贊

皋公來賀囊瓦延入各序賓主而坐東皋公起曰近
聞將軍捉得亡臣伍員老父欲出關東遊敬來相賀
囊瓦曰適聞小卒捉得一人貌類伍員而實不肯招
認正此遲疑東皋曰伍員與子常囊瓦字子常共立
楚朝豈有不能相識乎囊瓦曰子胥貌如雄虎聲似
洪鍾吾知之審矣但此人貌相似而聲不同吾疑其
久涉子外勞後所致所以疑惑未定東皋公曰吾與
子胥亦曾相會請借此人與吾辨之便知虛實囊瓦
令取原囚與東皋先生看之左右押出訥佻呼曰吾
友早不同行階我于無辜今見而不救何也東皋急

流編

雖假

告囊瓦曰公子差矣此吾鄉友皇甫訥也約吾同共
東遊彼自先行一程公子不信身上曾帶東度文牒
焉可誣其爲亡臣耶及搜之果然帶有照身文牒囊
瓦親釋其縛取酒與之壓驚又取金帛謝東皋曰此
吾小卒冒犯先生故友萬乞寬恕其罪東皋辭曰此
公子爲朝廷執法不得不慎焉敢爲咎遂與訥謝下
關囊瓦號令將士堅守如故忽有哨馬報關下百姓
謠囂言日前伍員果帶米勝曾過關入吳矣囊瓦大
驚令遠越堅守昭關自引三千鉄甲尋夜後追畢竟
如何 批 追之晚矣

問丘亮汎舟救子胥

却說子胥既度昭關。心中暗喜。尋夜奔入東吳。行至吳江口。河水茫茫。又無舟渡。子胥哭於蘆花岸畔。曰：吾自離楚。適來過鄭備。歷艱辛。皆爲父兄之仇未雪。所以不敢安居。今渡昭關而吳江難濟。殆非天亡我乎。自辰及申。與米勝遊於北岸上。欲候渡舟。等至夕陽。不見渡舟。子胥與米勝將投吳江。死忽聞滄浪之中。有數聲漁歌曰：

重門夜鼓不停搗。
何以一身空四壁。

畫戟犀簪將相家。
滿江明月照蘆花。

可掬之狀

米勝急謂子胥曰：江中有漁舟。至明輔何不呼而渡之。子胥急呼漁者渡我。漁者渡我。漁父汎舟至岸。接子胥與米勝下船。見子胥形貌非常。知其必是好人。但見顏色饑餒。詢其始末。子胥俱以實告。漁父嗟吁不已。曰：子饑色形于面。莫非乏食乎。負曰：然。于是漁父繫舟於楊樹。囑曰：子姑少待。我歸取食而啖汝。漁父既去。久而不來。子胥疑其聚衆捉已。乃登舟。隱于蘆花深處。少頃。漁父持紅菱餅及鱸魚羹至。則不見子胥。漁父曰：噫。子胥疑吾爲貪祿之徒。乃呼曰：蘆中人。蘆中人。吾非以子求利者也。子胥方出。食吃羹餅。

能事

解下所佩之劍呈與漁者曰。追兵將至。吾不能少叙。款曲。此劍乃吾鬪寶會上。秦王所賜者。價值百金。姑獻與子。少伸謝意。漁者辭曰。吾聞楚王有令。能捕亡臣。伍負者。賞粟五萬石。官至上大夫。吾既不圖大夫之爵。而何取百金之劍乎。且君子無劍。不游。子請速行。毋致露洩行踪。子胥拜謝。登岸數步。顧謂漁者曰。子既不受吾劍。愿乞姓名。以圖後報。漁父怒曰。吾以子為嚙屈之徒。故渡汝江。豈望報乎。子胥曰。大丈夫一飯之德。必酬。今不愿詳名。姓。何以滿吾之意。漁父曰。今日相逢。子為亡楚臣。吾為縱盜客。焉用姓名。為。

不寒

哉。况我舟揖活計。波浪生涯。雖有名。姓。何期而會。苟湏天意。不負二人之好。使他日復得相逢。我但呼子為蘆中人。子但呼我為漁丈人。足為誌記耳。子胥欣然拜謝。上馬行數步。又顧謂漁丈人曰。追兵若至。子勿渡。而促我漁者。聞子胥之囑。仰天嘆曰。吾將以德全子之命。倘若追兵別渡。豈不以吾之德變為仇乎。請以死別。絕君疑言。罷斷帆。拋舵。連船溺於江心。後人有詩。一律為証云。

伍負脫難奔東吳
辭劍不為貪利客

江口從容遇釣夫
進羨專憫負冤徒

蘆花明月生涯有

顯姓真名豈特無

既濟猶疑怨害德

斷帆拋舵溺江枯

又有一絕云

吳江春水去悠悠

楚國亡臣絕濟遊

談使漁翁非義士

子胥難免逐波流

又有贈劍賦一篇云

彼子胥兮亡命江湄賴漁父兮停橈在茲既流之
濟矣因解劍而酌之厚意殷勤何惜千金之寶高
情特逢用陳三讓之辭哀其去國無途迷津獨立
前臨瀨水之阻後有追兵之急瞻仰而鶴髮相閱

宛轉
與楚
曲盡
此畫

一字
一字
一字
一侯

顧盼而漁父可人憂心盡展憑枯木以何虞渡口
非遙掛輕帆而已及繇是拂拭青萍披陳素悃念
險難以知我顧提携而賜伶拔三尺之熒熒波間
電閃橫七寸之凜凜掌上風生叟乃莞爾以興言
支頤而話志本期浩渺之難涉焉可蒼惶而詢利
酌恩報惠誠多公子之心害義傷廉且非老夫之
意况乎楚令方急嚴刑具陳盡索奔亡之黨先誅
隱匿之人若以爵祿為念榮華是親則本捉爾躬
而赴國將爾劍以防身整棹西歸自受執珪之賞
論功北面寧無佩玉之珍蓋緣惻隱存心難危是

救方圖散髮之樂豈假吹毛之銳情高而俗慮難
量語罷而鳴榔忽逝連環吐月空留玉匣之間一
葉搖風漸入寒烟之際豈不誠志達微隱言窮是
非棄夙愿以長往弄波濤而不歸寂寞烟岩從東
流之渺渺淒涼浦樹含落日之依依已而義立一
時名超萬古轟雷霆之異狀皎日星之光輝飄然
離舟而登岸吾于斯人而何歸

子胥回見漁父連舟溺死咨嗟不已只見隔江塵霧
漫天喊振波濤原是囊丸引兵追至見無舟渡抽兵
而還子胥恐其東渡慌忙奔走不知後事如何

批 風波中有此俠骨

浣沙女抱石投江

子胥駕馬走上三十餘里見一女子浣沙于瀨水江
邊行過里餘迷失道路前後無人可詢依舊抽馬問
前女子曰吾乃楚國亡臣伍員也因楚王無道殺我
父兄我欲投奔東吳借兵雪耻迷失前途乞煩指教
決不忘報女子以指投向東南一路子胥辭謝上馬
行數步回謂女子曰楚兵追至萬勿指引其途女子
曰諾子胥既謝上馬行上半里恐女人見識不定復
抽馬回曰感伊深德不教追兵之路愿求姓名以圖

湯皮
急流
尚足
女中
第一
流

後報女子曰妾姓馮氏自幼未嘗適夫與母孀居勤
事織紉以供朝夕吾哀將軍有父兄之仇指迷道路
非敢望報今將軍去而復回者數次特恐小妾主心
不定更指追兵妾請投江而死以絕將軍之疑言罷
抱一大石投于江心

後史臣有詩云

瀨水江邊女丈夫
清輝瑩潔若冰壺
浣紗自信供親旨
抱石何妨引客途
月照碧潭寒骨白
霜橫綠浦潔身孤
幾回岸畔鶯聲巧
似語佳人節不枯

腸斷
吳江
烟水
中

子胥忙欲援之不及曰吾非劍殺此女此女亦因吾
死他日功成焉敢忘此因各此女為浣沙女染指血
留下數字于石為記曰

亡臣經此過
逢女浣溪沙
抱石因吾死

銘恩肺腑奢

寫罷又恐後人認見知已從此逃過復以泥土掩之
上馬行二十餘里天色幾晚前後又無人家投宿聞
山後有鷄犬之聲疑有人家遂携米勝轉入山坡見
一村庄僅有三五人家子胥連扣柴扉少頃一士開
門出視乃昔鄭界所別義兄温龍也龍曰公子何以

他鄉
遇坂

北下

知

至此子胥俱將前事細訴一遍温龍整宴暢飲一夜
各叙往事不知外有數人驀見子胥乃結聚數十餘
人五更左側喊圍温龍之宅要捉子胥入楚請功子
胥荒忙從後路密走強徒打入其宅搜獲不見一齊
趕上子胥走上數里饑困難進行至漂陽見一老嫗
饋餉于道子胥下馬求之嫗曰觀汝相貌固非為人
乞食之徒何不奮力生涯以圖活計子胥乃以實告
老嫗大驚遂跪而進食子胥食之未足荒忙而去老
嫗曰將軍晝夜奔亡力困饑餒一餐水飯尚何食之
不盡而遽行乎子胥曰追兵至矣老母與吾方便幸

只得
荷衣
裝

勿指引其路嫗曰將軍恐後追至必須解下衣袍妾
始可謀子胥解衣付與老嫗拍馬從間道而去老嫗
將胥袍置于東南路口遂自縊于道傍之樹少頃強
徒果然追至見胥袍于路口直奔東南追上五十餘
里不及而還 後人有詩云

負屈含冤走渡江

兵追糧絕實堪傷

若非野母留袍計

爭得將軍撻楚王

又有短歌一章曰

子胥急難兮渡吳江
漂陽絕食兮事堪傷
匍匐中道兮命將亡
忽逢老母兮靖安康
強兵追及兮慮

難量遺衣引路兮從此昌母死千古兮人談揚雖
為婦人兮有丈夫之剛

顛得
冷汗
直下

子胥既從間道走入吳邦棠邑無得故人引入暫停
棠邑以候相知一日遊于城內見一壯士狀如餓虎
聲若震雷子胥疑其非常人物正欲與之相見忽與
一士廝打眾皆力勸不止有一婦人出喚數句其人
即斂手歸家子胥默嘆曰險些錯交此士此特怯婦
之徒何足道哉乃詢問其名姓畢竟是誰

批 英雄過此系傑志必成矣

子胥吹篳引王僚

或人告曰此吾鄉勇士姓鱖名諸力敵萬人不畏強
侮平生好義見人不公之事彼且出而折衷胥曰好
義何畏婦乎其人曰非婦也乃母也鱖諸素有孝名
事母無違雖與他人爭鬪一聞母至即便斂手歸家
子胥又自嘆曰此賢士也非鱖諸孰能成吾志哉次
日親詣鱖諸鱖諸延入問貞從何而至子胥具已始
末以告鱖諸鱖諸嘆曰原來明輔含冤之人為何不入朝
見吳王借兵雪耻貞曰吾意正欲如此爭奈無一相
知荐引公子姬光與我有舊今聞引兵南伐所以暫
停于外以待允回也於是鱖諸款留子胥與其往來

不在話下且說吳乃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之後傳
十九世孫壽夢始僭稱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諸樊次
曰餘祭三日夷昧幼曰季札最賢壽夢有令四子將
大位依次而傳將傳及季札札辭不受乃傳與夷昧
之子名僚爲王諸樊之子名光卽姬允也每怨已爲
長子嫡孫不得爲王常欲弑僚而未得其計時楚平
王號令列國捕捉子胥及聞子胥搶過昭關今已奔
吳平王甚憂費無忌奏上曰伍負入吳蔡夫人米建
之毋在鄖音云與吳相近久後蔡夫人必誘吳兵犯
界不如遣一大將往鄖先斬蔡夫人然後設計以圖

伍負方免國家之患矣平王然其說卽令遂越引兵
三千往鄖斬却蔡夫人卽鎮其地遂越引兵出朝早
有人報知蔡夫人蔡夫人卽具表令人入吳求救許
割鄖城入謝吳王得表卽遣公子姬允率兵往越迎
接蔡夫人姬允卽引兵至鄖城入見蔡夫人蔡夫人
收拾寶物卽與姬允走出鄖城及遂越兵至吳兵已
離三日矣遂越追之不及仰天嘆曰吾爲大將受命
出征而失君夫人焉敢復命遂自縊于遂滢音制殘
兵歸楚回報却說子胥日在店內專候姬光歸國姬
光未至感時傷景曰日月流矢不遇相知父兄之仇

何時能報。乃取箠音持吹于店外觀者甚衆。皆不知其爲誰。獨鱗諸私謂鄉人曰：此楚國亡臣伍負也。汝等不可輕視。市中互相傳揚。報知王僚。王僚輒備駕出謁。卽引子胥入朝。問其始末。子胥細訴一遍。王僚卽封負爲上大夫。而謂曰：明輔不足掛慮。但盡心以輔寡人。日後當與兵代報父兄之恨。子胥再拜就職。却說姬光迎接蔡夫人入吳。王僚受其降表。安置于別宮。令子胥米勝事之。如舊主母。大賞姬光。姬光出朝訪問伍負。何以至此。家人具伍負之事。告知光。卽入謁子胥。二人相見。各序禮畢。光曰：久懷明輔之恩。

每思效報。未得其由。今幸明輔辱臨敝邑。不知爲何。而至子胥具父兄之事。以告姬光。爲之痛哭。曰：明輔負父兄大仇。不可一日少置。今在敝國。吾主王僚亦是貪憚失義之徒。焉能代公復仇乎。子胥曰：吳王何謂貪憚失義。光曰：吾先祖生下四子。議以大位依次而傳。及吾叔季札辭不受位。此位合當傳光。而王僚幼奪長位。有虧先王家訓。此吾所以快快不樂故也。子胥知姬光之意。但唯唯而已。姬光辭出。子胥嘆曰：姬光公子方有內志。焉能成吾大事。姬光歸家。自思伍負若爲王僚任用。恐已弒奪之謀。不成。次日密奏

御耕子

王僚曰大王任用伍員莫非欲興兵而為報仇乎王僚曰子胥有恩于吳今因父兄之仇窮困而來焉可不與興兵而復仇也光曰子胥雖有恩於吳但當重報不當與之興師王僚曰何謂也光曰楚王雖然無道君也子胥雖有大仇臣也今若代員興兵是助臣伐君諸侯聞知合兵來攻一吳能當列國之兵乎王僚乃無定見之人聞姬光之語遂有疎慢子胥之意子胥見王僚慢已亦知姬光之譖恐不能容身于吳一日乃上表告王僚曰臣乃亡國匹夫豈敢希圖大國興兵以削仇乎但乞大王恩澤賜臣棲身之所足

矣王僚曰本當代明輔起報怨之兵奈國小兵微難以敵楚明輔既不愿仕賜爾郭外良田百畝暫停數年以待糧足兵集然後共作他圖子胥謝恩出朝退耕于城外畢竟後事如何

批 暫借身俟圖後計

姬光請鱒諸行刺

姬光一日來訪子胥子胥延入各聚殷勤光曰明輔有大仇在身爭奈王僚不足與謀光欲共圖大事兵權又不在手如之奈何子胥泣曰員為父兄之仇奔投列國四海無家今投大國以吳王有哀矜之志必

能事

批評列國志傳 卷之七
七四
為興兵誰料反成見疎公子倘念負為含枉之徒煩
為主張後雖執鞭引轡當啗報効姬光屏退左右以
實情告子胥曰王僚爭奪專位其事已在明輔胷襟
明輔倘能代光以圖王僚使光得國治民必使先代
明輔興兵報怨子胥自思欲與共謀又為不義若不
與謀大仇又不能報乃謂光曰公子欲得位何不聚
集國老群臣以先王傳受之意今日利害之事曉諭
王僚使僚知退讓之義則上不失先王之德下不失
弟兄之愛豈不美哉又何必以詐謀相挾以致骨肉
傷殘光曰光非不知此義奈王僚貪慄無厭若以正

義曉之彼必不肯降位則允反為所謀矣負曰欲圖
大事非死士則不可也光曰目下難得其人負曰棠
邑城東有一勇士姓鱒名諸力敵萬人孝冠百行公
子欲圖王僚非此子則他人不可謀也光問曰明輔
焉知此人孝勇子胥以初年入吳之事告之姬光大
喜欲召鱒諸負曰此事宜密為之不可輕洩必須公
子親往諸宅方可遮掩他人耳目允然之即與伍負
密投棠邑來見鱒諸鱒諸迎入光見鱒諸形雄貌壯
自思子胥之言為不誣謝曰公子辱幸小人之宅有
何指教光曰久聞壯士風凜欲求所托大事鱒諸再

拜曰諸乃細民恐不足承尊意倘可効力之處敢不奉承姬光大悅遂以欲刺王僚之事告諸諸曰此事謹當奉命但吾有老母在堂幼子在室不敢以死相許光曰苟成其事君之子母即吾之子母也敢不養老慈幼以負君乎子胥亦勸諸曰吾友負蓋世之勇不遇明王以展其志此行倘能成就公子之謀則立功于世垂名不朽又使令即顯仕於朝豈不勝於老死岩穴而湮滅無聞哉鱄諸沉思良久對曰凡事輕舉難保萬全欲圖大事必先察王僚所欲方能就計光曰王僚平生所嗜者獨吳江之魚炙也諸又曰王

僚親信之臣誰人也光曰王僚每自矜傲故其賢臣名將皆不親附所親附者獨有二弟掩餘燭庸公子慶忌而已掩餘燭庸王僚之二弟名慶忌王僚之子名諸曰鴻鵠一舉而冲天者以其羽翼整齊故也今欲收其鴻鵠必先剪其羽翼吾聞公子慶忌筋骨果勁萬夫莫當手能接飛鳥步能格猛獸其高名英勇振聞于諸侯夫王僚得一慶忌旦夕相親尚且難以動手况又兼以掩餘燭庸而並輔之雖有擎龍搏虎之勇鬼神不測之謀焉能濟事公子欲除王僚必請先去此三子然後大位可圖不然王僚雖死公子之

位能保久安乎姬充俛思半晌顧謂子胥曰壯士之言誠是吾等只得歸家待時而舉於是二人密囑鱗諸曰其事專托子爲但待去其羽翼然後計議而子萬勿輕洩鱗諸再拜受命相辭而別姬光聞鱗諸之謀藏子胥于本府之中日夜謀去慶忌畢竟後事如何批 剪去羽翼所謀在是

三公子出兵伐楚

且說周敬王四年九月庚申楚平王有疾將危召群臣囊瓦等入宮囑曰伍員在吳終爲楚患子西年長吾欲立之爲後又在庶子之列米珍雖幼位在嫡嗣

吾死之後公等盡心輔珍治國防吳吾死無恨言訖而殂群臣欲奉米珍嗣位令尹子常曰子常囊瓦之子國有外患不可立幼君以悞大政子西雖在庶列其長且賢必立子西方能定國群臣然之遂奉子西嗣位子西辭曰先王平王遺訓教立米珍吾焉敢違命而爭大位乎群臣遂奉米珍卽位是爲昭王昭王嗣位封子西爲左令尹子常爲右令尹昭王年幼朝廷政柄皆由費無忌所出國人挫攘不服早有人報于子胥子胥聞平王已死放聲大哭終日不止姬充怪曰平王無道殺爾父兄此固不共戴天之仇今聞

其死何爲終日悲哭負曰吾哭非爲楚平王也特哭
平王與我有父兄之仇吾不能梟彼之頭以雪吾恨
及成安枕而死此吾所以故哭也姬光亦爲嗟嘆子
胥自恨不能報平王之仇一夜無眠次日心生一計
謂姬光曰縛諸所謂去鴻鵠之翼者正其時也時不
可失倘公子能乘此時以除王僚則吾之仇不日亦
報矣姬光問其何故負曰公子可奏王僚乘楚有喪
亂之故啟其發兵南伐與楚爭霸倘王僚問誰可爲
帥將兵南伐公子卽令掩餘燭庸足可爲帥令公子
慶忌往衛求兵爲援此一綱而除三翼王僚之死且

復伍
官事

在目下矣姬光又問曰三翼雖去叔父季札也
朝見吾行此篡位之事能容我乎負曰何不乘此機
會令其奉使列國以觀諸侯之釁待其遠使旣歸我
位已定彼能再議廢立乎姬光大喜甚以子胥之言
爲是次日入朝秦王僚曰臣聞楚王已喪嗣君幼弱
國家政令皆由費無忌而出誠乘此機會大王卽舉
兵南伐則霸勢在吳列國諸侯誰敢不賫重幣而來
朝乎王僚曰此謀極善爭奈國無良將誰可率兵南
伐光曰戰勝克敵莫非子父之兵今公子掩餘燭庸
青年驍勇若命其爲帥統兵南伐王子慶忌果敢能

言可令往(衛)求援叔父季札賢而有智可令歷聘中國以觀諸侯之舉如此一舉所任皆是弟兄骨肉則雖鉄統荆襄打破何難王僚大喜遂令掩餘為元帥燭庸為先鋒大率精兵十二萬南征遣公子慶忌往衛求救又詔季札歷聘諸侯四子各各奉詔而行掩餘即日發兵望(楚)而進圍至潛邑楚之邑名潛邑大夫(宋)木堅守不出遣人入(楚)告急時(楚)國君幼臣讒聞吳兵圍潛朝中譏攘不定令尹子西曰(吳)人乘我喪亂發兵南伐若不出兵迎敵必然見怯依臣之見速令偏將軍伯却宛伯州犁之子率兵二萬救潛又

又是
勅敵

遣右令尹囊瓦引一萬水軍從汭水名抄出潛之東門水陸並進使(吳)兵倒戈來降昭王大喜遂用子西之計調令二將各從水陸交救潛邑卻宛大兵殺奔潛邑而來時掩餘攻潛甚急聞(楚)救至擺開陣勢與(楚)兵初戰一陣(吳)兵大敗掩餘召燭庸議曰(楚)之救兵甚急焉能攻破潛邑燭庸曰吾觀潛城西門路通汭河其道易攻兄引本部攻打城池敵住(楚)兵我引本部兵以戰船攻破西門然後可入掩餘然之令燭庸引水軍攻潛西門自引本部精兵一面攻打城池一面又與卻宛交戰相持數日兩下各無勝負忽一

日西門城下喊聲大振掩餘自喜以為燭庸攻破西
門正欲出兵接應燭庸敗馬回告曰不料楚將囊瓦
三百戰船從汭水抄出盡焚我之戰舡所以引兵敗
而回掩餘大驚正會議間楚兵大敗嘯馬報囊瓦困
住水路卻宛困住旱路於是掩餘之兵不能進退堅
守一隅與弟燭庸分於兩寨以作犄角之勢遣人入
吳求救不知勝負如何

總批

歷艱履險千仇萬恨不共

戴天非吳不能雪此矣

新鑄陳眉公批評列國志傳卷之七終

卷
廣天集吳不歸
卷

